

施存統著

著 統 存 施

行 發 局 書 旦 復 海 上

1 9 2 8

目前中國革命問題

目前中國革命問題目錄

一、對於今後革命的意見·····	一一—一五
二、城市小資產階級與民主革命·····	一五—二八
三、恢復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	二八—五一
四、黨底民主化與羣衆化·····	五一—六〇
五、論『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六〇—七三
六、如何保障三民主義？·····	七四—八三
七、自信和共信·····	八四—九三
八、再論『自信和共信』·····	九三—一〇一
九、反日運動與民衆組織·····	一〇一—一一三

十、讀了上海學聯會復課宣言之後·····	一一三
十一、論『青年運動』·····	一一〇
	一一三

自序

辛亥革命底覆轍，很顯明地擺在我們面前。所謂革命，在政治上應該是改變支配關係（階級關係）和政治組織，在經濟上應該是改變生產關係和經濟組織，可是現在我們却一點也沒有看見有什麼實質上的改變，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政綱，依舊沒有一點着落。照粗俗的話來講，革命也應該做到『除舊佈新』，可是我們現在只看見『除新復舊』。如果我們不願意自欺欺人，一定不能不承認，這次革命又失敗了！至少也是將失敗了！

『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每一次讀到總理這兩句遺訓，心裏沒有不感覺無限的沉痛！我們對於現狀確實是失望和不满，然而對於革命却依舊相信決不能中止！只要中國革命底客觀原因不消滅，中國民衆底實際痛苦不解除，中國

底革命運動是永遠要繼續着，決不會中途停止的！革命的同志，對於革命底前途是不用悲觀的，雖然現在還是荆棘重重，到處遇着困難！

近來，革命的空氣，已經稍稍從沉寂中震動起來了！許多革命的青年，都在張開喉嚨努力呼喊了！微弱的我，也在這個『呼喊』的環境中發出幾聲微弱的呼聲。這本小冊子，就是集合我最近在『革命評論』上所發出的呼聲而成的。這些呼聲，自然是十分微弱，不過每一聲都是從我底心坎裏發出來的，是至誠無欺的！如果能夠由此引起讀者底多少同情，我便很滿足了！

看了我這本小冊子的諸君，希望能夠參看我最近在現代中國叢書社出版的『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一本同性質的小冊子。

一九二八，七，廿八，施存統

對於今後革命的意見

(一)

中國底革命，現在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時期。無論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方面，都陷於極度混亂，動搖的過程之中。現在沒有一種力量，沒有一個階級，能夠在國內甚至於在一省一縣內，進行必要的經濟建設，建立鞏固的政治秩序。遍地是失業人民，到處都看見兵匪。多數民衆對革命失望甚至於厭惡，革命青年對前途徬徨甚至於墮落。全國佈滿的是沉悶，悲慘，殘酷，反動，怒憤的空氣。到處聽見的是怎麼辦，往那里走的呼聲。在這種情形之下，今後的革命，究竟有沒有出路呢？它底出路是什麼呢？

革命底出路是有的，就是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實現革命的三

民主主義，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全國被壓迫民衆現在所受的痛苦，是『國際的壓迫』，『政治的壓迫』，及『經濟的壓迫』。中國目前的革命，必須以民族主義，來解除國際的壓迫，達到『國際的平等』，以民權主義來解除政治的壓迫，達到『政治的平等』，以民生主義來解除經濟的壓迫，達到『經濟的平等』。誰能擔負這個歷史的使命？在目前，只有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聯合的革命勢力。這三個革命的階級如能一致聯合起來，從事革命的鬥爭，中國底國民革命一定能夠成功，革命的三民主義也一定能夠完全實現。一切革命的分予，一切革命的民衆，現在都應該爲這一條革命的出路來奮鬥，以期『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底完全實現。這三個目的一天沒有完全達到，我們便應該一天爲這三個目的來奮鬥。總理說：『革命的力量，無論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國，一經發動之後，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沒有止境的；不祇是民國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三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

命完全成功之後，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見中國內亂之——中山叢書下卷演講部三一八頁』現在中國客觀上有廣大的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力量，只要我們能夠把他們組織起來，統一起來，領導他們積極作革命的鬥爭，中國革命是不怕不成功的。況且現在這種力量已經發動了，總理底『喚起民衆』的口號已經發生實際的效果了，決沒有人能夠阻止得住的。即使今日被阻止了，明日仍舊要爆發的。我們要根本明白，今日的中國，決沒有實行改良主義的可能（在革命原則之下來實行改良自然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因為中國是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國內沒有改良主義底經濟基礎，而革命底一個主要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其次，我們還要根本明白，中國底革命，如果不把『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這三個目的完全達到，是決不會中途停止的。只要廣大的被壓迫民衆底革命力量不消滅，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但是，我們要獲得這種勝利，一定要有一個以實現「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爲目的的廣大的羣衆的革命黨。有了這樣的黨，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所以黨是一個當前的實際的根本問題。過去革命失敗底主要原因，便是沒有造成這樣的黨。過去國共兩黨底混合組織，其根本上即含有不能不破裂的素因，不能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不能統一革命的領導權。因爲革命勢力不能集中，革命領導權不能統一，所以行將告成的中國革命（嚴密地說，是向成功之路的中國革命）終不能不歸於失敗。我們得了這樣實際的教訓，自然應該改變過去錯誤的組織，將一切革命勢力和革命分子重新組織起來，集中於一個統一的革命黨裏，一致努力實現「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革命目的（即革命的三民主義）。這一個革命黨，一定要能夠代表全國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利益，即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來奮鬥，因爲他們是中國革命底真正動力。什麼黨能夠合於這個目的，担負這個使命？共產黨是不可能的，因爲它只是無產階級的黨，它底組織爲其階級性所限，不

能集中中國現時一切革命的勢力。中國無產階級僅僅二百多萬（這二百多萬無產階級，尙且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和關係，年齡幼稚得很），中國民衆需革命的，不只是無產階級，還有破產的和將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即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共產黨如果是無產階級的黨，決不能吸收，集中這一切革命的力量。能夠吸收集中這一切革命力量的，客觀上應當是革命的國民黨——即承繼總理四十年革命歷史繼續革命的國民黨，雖然現在的國民黨，在主觀上不能担負這個任務。

我們現在應該拋棄一切黨派的成見和偏見，從革命的立場和民衆的立場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承認革命的利益和民衆的利益，優於黨的利益。我個人當去年七月國共兩黨行將正式分離的時候，才開始考慮這個問題。經過兩個月的慎重考慮，終於決定退出共產黨而不退出國民黨，於八月三十日在中央日報上發表悲痛中的自白，正式表明自己底政治立場。這半年來，雖然環境變遷，不能如我所預期，使我斷絕一切政治的及黨派的關係，但我仍舊相信，我當時所抱的意見，大體上皆

說的，在原則上我現在並不想有所修正。這裏，我且把當時對於組織上的意見，引一段在下面：『我承認黨是一種工具，不是目的。我們是爲革命才來組織黨，爲民衆的利益才來加入黨，決不是爲了黨才來革命，爲了黨才來拉攏民衆的。……這幾天病較好了，使我冷靜地考慮這一切的問題，想到帝國主義的依舊逞兇，想到軍閥的殘酷壓迫，想到一切反革命勢力向革命勢力的猛烈進攻，想到民衆尤其是工農的痛苦日甚一日，革命的基礎岌岌有被顛覆之虞，我於是覺悟了，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消極的態度能夠解決的，在這劇烈的鬥爭中，我應該站在一方面，我不能袖手旁觀取遊移不定的態度。我應該站在革命的一方面，與一切革命的分子協力奮鬥，打倒我們一切的敵人。共產黨呢，由上面所說的幾種理由，我認定共產黨在中國，決不能担負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的責任，即不能解決目前政治，經濟種種實際問題。因此，我不能再留在共產黨。然而中國的革命是不能停止而且是不應停止的。革命必須有黨來領導。什麼黨能領導中國革命呢？在客觀上只有中國

國民黨。雖然中國國民黨在現在有種種的缺點，沒有到健全的地步，並且最近還有一種腐化的傾向。然而正因為是這樣，才需要我們的奮鬥。假使國民黨什麼缺點都沒有了，已經是十分健全了，那還要我們做什麼呢？中國國民黨決不是那一個人或那一派人的黨，亦不應是那一階級的黨，它是全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共同的黨，具體地說，它現在應該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黨，只要遵守總理底三民主義，只要實行國民革命，只要遵守國民黨的宣言，決議案及革命政策，只要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只要站在被壓迫民衆方面擁護民衆的利益，只要爲中國的自平等奮鬥到底，這樣的革命分子，便有資格做國民黨員，便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我相信總理的國民黨，革命的國民黨是這樣的。我相信這樣的國民黨，一定能夠完成中國的革命，實現總理所說的『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非資本主義的三民主義社會。所以我願意留在國民黨中，做一個忠實的革命的黨員，不顧一切譏笑與謾罵甚至於壓迫，爲國民黨底革命的存在而奮鬥。我相信革命的國民黨一定能

夠獲得最後的勝利。我之所以退出中國共產黨而不退出中國國民黨，便是爲此」。這是去年八月卅日我在中央日報上所說的話。現在雖然情勢大變，然而原則上，我決不想否認上面所說的話。我到現在還相信『造成革命的強固的國民黨是全國一切革命分子和革命民衆共同的責任』這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我在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及訓練一本小冊子中所說的話，原書在國立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出版，上海泰東圖書局有翻印版）。我相信中國的革命，應當在承繼總理這一個革命系統之下來完成。我確信現在造成一個代表全國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即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來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的統一的國民黨，比任何小黨小派或一階級的黨部需要。沒有這樣的黨：中國底革命便不能成功，『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這三個目的便不能達到。所以我堅決地願爲造成這樣的國民黨而奮鬥，不管人家承認不承認我是國民黨員。

說到這里，我們應該順便談談第三黨問題。戰線第一期上有一篇論第三黨的文

章，其中說我亦是第三黨『內幕』中的一人。朋友中頗有人問我對於第三黨的意見，我因不知其內容如何，很難置答。我以為要對於第三黨有所評論，必定要先知道他們底主義，綱領，政策，組織，階級基礎及其政治行動；現在既然一無所知，自然不能信口亂說。據我底推測，現在所謂第三黨云云，大概只是一種傾向，還說不上什麼黨不黨。因為現在有許多革命的青年（多半是智識分子），既不能滿意國民黨底腐化傾向，也不能贊成共產黨底暴動政策，自然而然形成一種傾向，『第三黨』『第三黨』的呼聲，想必由此而生。我之被人認為第三黨『內幕』中人，大概也是由於這種原因。有人說因為我在武漢時贊成鄧演達先生底主張，現在第三黨底主持者是鄧演達，所以斷定我也在第三黨內。誠然不錯，我那時的確贊成鄧演達先生底主張，並因此促進我退出共產黨的行動，但那時鄧先生所主張的是第二次改組國民黨，取消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向我提起第三黨的話（此事我在悲痛中的自白一文中說得很明白）。現在大家所傳說的第三黨，不知道是不是和鄧先生在武漢時對我所說的

東西一樣；如果是一樣的，那實際上還是承繼理這一個革命系統的，即承繼與中國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這一個革命系統的，不管它名稱叫做什麼，只是一個革命的國民黨罷了。據我個人底研究，以為中國革命只有兩個系統，一個是承繼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另一個是承繼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這兩個革命系統底目的雖然相同（總理說：『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都是走一條路。』——見中山叢書下卷演講部三四二頁），但它們底出發點却不一樣，所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我們可以說，這兩個革命系統，一個由東而至，一個由西而來，走向同一的目的地。我們只能於這兩個革命系統中採取一個，不能在這兩者以外，憑空造出一個新的革命系統，因為無論在客觀上或主觀上都沒有根據。中國共產黨，現在採取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我們從中國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上來觀察，可以斷定它在現在是走不通的。我們如果以客觀的態度，從歷史上從社會經濟狀況上來

觀察中國目前的革命，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現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忠實地承繼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以堅強的確信勇敢邁進，去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的任務。至於現在有些人假冒總理底招牌去做假革命反革命的勾當，完全拋棄總理底革命主義和革命精神去投降敵人，那決不是總理底過錯，乃是假冒者底罪惡。一切總理底忠實的信徒，在這樣一個困難局面之下，都應該有總理十三年改組本黨的勇氣和決心，承繼總理這一個革命系統，發揚總理終身不變的革命精神，始終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一切反革命派奮鬥，以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後目的。要達到這種目的，必須造成革命的強固的統一的羣衆的國民黨。有了這樣的國民黨，什麼第三黨，第四黨固然不成問題，就是共產黨也不成問題了。

(三)

過去革命底失敗，在主觀上固然是由於革命領導權底不統一，詳細點說，是由於理論底不統一，組織底不統一，統制底不統一（此層理由，去年十一月我在廣州

報上所發表的革命的危機和今後的出路一文中，說得很詳細，因該報此刻找不到，無從引證，有暇當另作文詳細說明）；但在客觀上，乃是因爲反革命的封建勢力勝過革命的民主勢力（至少要承認這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們過去有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對於社會經濟和社會階級的分析太不充分甚至於錯誤。科學上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名詞，到處被人誤用或亂用。在沒有資產階級的地方，大叫打倒資產階級。在沒有無產階級的地方，狂呼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不知不覺地彷彿把中國社會看做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忘記它實在是一個宗法封建社會。許多錯誤的政策和行動，都由這一點發生出來。革命勢力底不能團結，反革命勢力底到處猖狂，中國革命底半途挫折，其主要原因都在於此。現在各處反動的封建勢力，羣起撲滅進步的革命勢力，阻止革命底進行，加速度地開着反動的倒車，便是事實的證明。由這種事實的教訓，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目前革命底主要性質，是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的鬭爭；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便是團結一切民主的勢力掃除一切封建的勢力。只有努

方完成了這一個民主革命（即民權革命），才能完成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同時也才能建設非資本主義的民生社會。民主革命運動，實爲中國目前革命運動底中心。今後的革命運動，應該毫無疑惑地集中於這一點，建立革命的民衆基礎。不懂得這個意義，便無異不懂得現代中國的革命。

過去有一些人，目光只注意到對外的民族主義，差不多把一切罪惡都歸於帝國主義，只認識帝國主義是引起中國革命的動因。還有一些人，心裏只想念着將來的民生主義（或社會主義），憧憬未來的極樂世界，巴不得一步跳到民生主義的社會。獨對於現在的對內的民權主義，民主革命，却不大有理會。大多數青年，都以爲民權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主義，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是不徹底的。很多人要想由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一步跳到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其實這是很錯誤的。他們忘記了民權主義和民主革命在社會史上的意義，他們不知道民主革命是社會進化過程中必然經過的一個階段。中國現在並沒有通過這一個階段。總理常說：

中華民國，只有民國之名，沒有民國之實。『我們現在必須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造成真正的『民國』。要完成這個任務，自然要團結一切民主的勢力，反抗一切封建的勢力。這個任務，在歷史上說，的確是帶有資產階級性的；但在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完成這個任務，中國資產階級決沒有徹底反抗封建階級的勇氣和力量，他們只有跪倒於封建階級底腳下。中國能夠反抗封建階級，完成民主革命的，只有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中國民主革命底結果，不會是資產階級的，一定是多數平民的。完成了民主革命，大多數平民掌握了政權，才能以實力反抗帝國主義，才能無阻礙地進行民生主義的建設。在這裡，有兩點我應該聲明：第一，我也承認反帝國主義是中國現代革命底主要動因，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是中國現代革命底最後目的；不過我以為反帝國主義運動一進入深刻的程度，便不能不喚起熱烈的民主革命的運動，要進行民生主義的建設，必須通過民主革命的階段。第二，我也承認進行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同時應該進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民族主義）和增進工農底地位。

與利益(民生主義)；但我以為進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增進工農底地位與利益，在現時最重要的意義，便是促進民主革命底發展，同時民主革命運動越發展，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增進工農底地位與利益越易達到目的。在這兩點聲明中，我也是以民主革命為中心的。

總之，我們當前主要的鬥爭，是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的鬥爭。只有民主勢力戰勝了封建勢力，今後的革命才能成功，革命的三民主義才能實現，『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這三個目的才能完全達到。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衆，現在都應該以這一個工作為中心來奮鬥。

一九二八，四，廿五，

城市小資產階級與民主革命

在四月一日出版的『戰線』第一期上，有一篇迪可先生『論第三黨』的文章，對於『第三黨』加了許多批評，並說我也是『第三黨』內幕中的一人。當時我看見了，覺得事情來得突兀，我既然和所謂『第三黨』沒有什麼關係，如迪可先生所說的『第三黨』我又不能贊成，爲防朋友們誤會起見，我應當出來聲明事實。因此，四月十日，我就寫一封信給『戰線』記者，聲明我和『第三黨』沒有關係，同時附帶地表明我自己底立場。我這封信，蒙『戰線』記者在該誌第五期上登出，並蒙迪可先生給與我一些連譏帶諷的批評。我當時因爲在『革命評論』第一期上已發表了一篇文章，簡單地說明了我『對於今後革命的意見』，實際上已經答覆了迪可先生底批評，不想另做文字答覆迪可先生，所以直到現在都不曾理會。前幾天有一個朋友告訴我，有些革命青年，看見我沒有答覆迪可底批評，以爲我默認了，自己認錯了。我聽了這一句話，頓時感覺到以前的不答覆是一個錯誤，實在還應該指出迪可先生底錯誤。因此，不能不做這一篇簡短的文字。

爲使大家容易明瞭我們底爭點起見，我且先把我寫給『戰線』記者的信，轉錄有關的一節於下：

『我承認中國革命是一個長期的爭鬪，應該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爲基礎，堅決地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目前革命的主要性質，是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的鬥爭，就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也只有以民主革命爲基礎才有意義，才能成功。過去革命的失敗，大部份都是封建勢力的關係。如果一切革命的分子的對於這一點意見不能一致，不能把一切革命勢力統一起來，中國的革命是沒有成功的可能的。』

我這一段話中，表示了幾個意思：第一，我認定中國底革命『是一個長期的爭鬪』，其出路只有一條（我不承認有兩條三條的說法），即『堅決地向非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道路前進』。第二，我認定中國革命底社會基礎，是『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三個階級底出路，在客觀上都只有『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第三，我認

定中國革命現階段底主要性質是民主革命（民權革命），『過去革命的失敗，大部分是封建勢力的關係』，所以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團結一切民主勢力掃除一切封建勢力，即『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的鬥爭』。第四，我認定『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只有以民主革命為基礎才有意義，才能成功』，即民族革命應該聯結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第五，我認定『一切革命勢力統一起來』，是中國革命成功底基本條件，在目前應該在完成民主革命這一個意義上統一起來。這是我對於中國革命的簡單的意見。

現在再來看一看迪可先生對於我這個意見的批評：

『你說的『應該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為基礎』是不可能的事實。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與工農的革命者，他們的經濟背景根本不同，所求解放的，以及希望革命成功後的利益，也就不能劃一。請你分析分析目前的革命局面，統治者是『城市小資產者』的革命成功者，被統治而感到壓迫者是工農革命者。我

固然知道你看重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爲的是要依仗他們造成你所理想的「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的鬭爭，以及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但你沒有想到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勢力擴大，必然是造成虛偽不澈底的「民主」獨立的口號，非走入資本主義的道路不可，結果一定是御用工農，僅僅是增進小資產者一階級的利益，不待說民主革命成了泡影，所謂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更是懸在口邊的禪語而已。現在擺在我們目前的確只有兩條大路：一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一是非資本主義的社會。要走後一條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只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絕對不是依仗小資產階級來御用工農的革命勢力，造成徒有其名的民主自決與民族獨立的非社會主義的革命」。

上面這一段話，有兩個主要的意思：第一是否認城市小資產階級以至一般小資產階級底革命性；第二是否認民主革命底需要。迪可先生自己底主張，就是『只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這種主張，驟然看起來好像有

十分的道理，其實稍爲分析一下，便可以知道它是完全錯誤的，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不能成立。

先說城市小資產階級問題。迪可先生好像完全沒有懂得城市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是什麼，就是他所極力贊賞的無產階級究竟是什麼，也像沒有懂得。因爲他不懂得城市小資產階級是什麼，所以竟說出現在的『統治者是城市小資產者』的笑話來。因爲他不懂得無產階級是什麼，所以就發出『要走非資本主義的路，只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的主張來。像這樣的笑話和主張，我覺得是很難討論的，因爲離開事實太遠了。我希望迪可先生再把中國社會階級『分析分析』，究竟現在統治者是不是『城市小資產者』，所謂無產階級是不是游民流氓窮人或籠統的工農。如果迪可先生是認識事實的人，我想總不會再說這樣的話吧。現在，我這裏要說的是我所謂城市小資產階級是什麼意思。所謂城市小資產階級，具體地說，是指小商人，手工業者，智識分子（包括大中學生）而言的。現在這些城

市小資產階級，不但不是「統治者」，而且大半和工農羣衆一樣受壓迫的。苛捐雜稅，欠薪失業破產，壓迫得這般城市小資產階級叫苦連天，迪可先生就是其中底一個罷，想來決不會是無產階級。這些城市小資產階級，客觀上需要革命是很迫切的，而且向來是參加革命運動的，我們決不能否認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們參加革命的動機和要求，雖然和農工有些不同，然而他們底出路，和農工羣衆決無兩樣。從中國客觀條件上觀察，中國斷沒有發達本國資本主義的可能，中國資產階級決沒有領導中國革命向資本主義的路上去的力量。中國革命成功了，當然是向非資本主義的路走；失敗了，依然受帝國主義底支配。在帝國主義支配壓迫之下，城市小資產階級絕無解放自己的可能，只有一天一天地破產失業，其命運和工農羣衆沒有什麼大的差別。所以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大體上，實與工農羣衆同其利害，只有向反帝國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的路走，才有生路。其次，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受封建勢力的壓迫上，也和工農一樣，當然是構成民主勢力之一個成份。所以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工

農底革命聯盟，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有根據的。如果我們存了一種鄙視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否認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只承認無產階級是革命的成份，把他們送到反動的路上去，我敢斷言，中國革命是一輩子不會成功的。我們要根本明白：中國現在大體上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小商人，手工業主，自耕農，智識分子，固然是小資產階級，佃農也只能說是半小資產階級（我以前說佃農是半無產階級，現在覺到不如用『半小資產階級』一名詞，在科學上意義還正確些），就是雇農，手工業工人，店員等，也不是無產階級，只能說是半無產階級或準無產階級，所謂無產階級（普羅列塔利亞）只有二百多萬的產業工人，而且這些產業工人大半還是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關係和思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真不知道迪可先生所謂『只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是指的什麼『無產階級』，大概是所謂『窮光蛋』吧。如果是這樣，中國真可以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而且可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了，因為中國人多半是『窮光蛋』呵，我也是願意參加的一個。然而事實決不能如此，在中國革命而

欲否認小資產階級的作用（中國革命底困難也即在此），簡直等於兒戲。不錯，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在思想上比小資產階級進步而徹底，我決不想否認，而且也不能否認。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一看事實：除了上海，天津，武漢等大都市及幾條鐵路幾個鑛山幾隻輪船外，全國大多數城市，哪里來的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的地方，如何能『擴大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革命是應該根據事實的，決不能單憑自己主觀上的空想，也不能直譯直抄外國底理論。要中國革命成功，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是絕對的需要，決不能否認城市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

其次，再說一說民主革命問題。迪可先生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無理解，和對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無理解一樣。迪可先生不懂得中國客觀經濟情形怎麼樣，也不懂得中國革命底最大障礙物（在國內的）是什麼，所以否認民主革命底需要。迪可先生因為不懂得中國革命現階段底主要性質，所以否認民主革命，主張直接實行社會主

義的革命。這種主張要在今日中國來實行，實在沒有根據：既沒有社會主義底客觀條件——大規模的生產機關，又沒有社會主義底主觀條件——廣大的覺悟的無產階級。所以我斷然地反對在今日中國單純地以無產階級底革命力量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作無意義不可能的嘗試。今日中國需要解放的不只是無產階級，還有廣大的非無產階級的工農羣衆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中國此時革命底主要性質，還只能是民主主義的革命，還沒有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誠然不錯，中國今日的革命，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其最後的目的在於實現社會主義（即民生主義）。但是中國社會主義底實現，必須通過民主革命的階段，完成了民主革命，必然地會走上社會主義。因爲中國民主革命底社會基礎，是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不是資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決沒有勇氣和能力去完成民主革命，建設民主統一的國家，所以決沒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如果完成了民主革命，因其本身底利害關係，必然地要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中國社會革命必須完成於國民革命的過程

中，就對外打倒帝國主義來說，就對內掃除封建勢力來說，都應該如此，而且也只能如此。中國國民革命，從歷史的意義來說，依其主要任務底不同，得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是民主革命的階段，第二個是社會革命的階段；不過社會革命乃是民主革命發展底必然結果。這個階段底劃分，在革命底策略上是非常重要的。我敢堅決地主張，中國革命此時還是民主革命的階段，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便是團結一切民主的革命勢力掃除一切封建勢力，建設民主的統一的革命政權，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開始民生主義的建設。通過了民主革命這個階段，方能走上社會革命的階段，直向社會主義發展，與世界革命匯合為一。我以為這一個認識非常重要，而且是一個基本的認識。目前國內最大的反動勢力是封建勢力，我們當前最大的任務便是掃除一切封建勢力。這是民主革命的工作，不是社會主義的工作。就是解決土地問題，現在最大的限度也只能做到完成民主革命的程度，決不能再進一步。此時土地問題最多只能變更所有關係，決不能馬上變更生產關係。換句話說，最多只能移

轉土地所有權，做到『耕者有其田』的地步。『耕者有其田』，不過鞏固了小資產階級底經濟基礎，離社會主義革命還遠得很。現在很有些人妄信共產黨大吹特吹的土地革命是社會革命，居然相信在中國農村中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簡直太無常識了。如果在小農經濟中可以實行社會主義，蘇俄爲什麼不實行呢？我希望迪可先生及一切革命的分子，不要一味醉心『社會主義』的美名，一聽到民主革命便以爲是資產階級騙人的東西。任何名詞底本身，都無所謂好壞，只在於需要不需要。現在客觀上是需要民主革命，我們不應該避忌這個名詞而不用。否認目前中國需要民主革命，便無異否認革命。

總之、中國革命是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力量，同時進行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由完成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底實現。這整個的中國革命，可以叫做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中國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革命。這就是中國革命底立場。

最後附帶地說一說我脫離共產黨的事。迪可先生以很尖刻的口吻嘲諷我脫離共產黨而又遭失敗的事。本來，這是在我預料之中的，當我去年八月決心脫離共產黨的時候，便已準備忍受任何方面底譏笑，謾罵與壓迫了。在共產黨的立場來說，說我「背叛了共產黨」也是當然的事，我並不想辯解。不過我這裡想說的：就是共產黨決定加入國民黨，一方面固然為發展共產黨底力量，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因為認定中國現在需要一個國民革命的黨，需要統一一切革命勢力去反抗帝國主義。我還記得當共產黨未決定加入國民黨的時候，共產黨內部感覺到共產黨單獨革命這條路走不通，非改變方向不可：有人主張加入國民黨，保存共產黨底組織，又有人主張解散共產黨，組織廣汎的勞動黨。因為第三國際是主張加入國民黨的，所以決定加入國民黨，雖然當時有許多人反對。當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確是承認中國需要一個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來統一一切革命勢力，完成國民革命。在我個人，從那時起便承認革命的國民黨是中國革命底絕對需要，只有革命的國民黨才能集中目前一切革命

的勢力。這個意見，一直支持到今日。所以當去年國共分家時，我爲集中革命勢力的統一革命領導權起見，甯願退出共產黨而不退出國民黨。雖然現在的國民黨是不滿人意，然而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國民黨，在客觀上依舊是絕對的需要，沒有一點可疑。我們應該爲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國民黨而奮鬥，這是中國全體被壓迫民衆底事。我相信要使中國革命成功，必須把一切革命勢力——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勢力統一起來。能夠擔負這個任務的，只有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過去是因爲單獨走不通，所以才加入國民黨。現在離開了國民黨，一意孤行，一味暴動，其走不通是不待言的。所以別人或者要批評我不應該退出共產黨，但是我根據平素的見解，始終不以自己退出共產黨是一個錯誤。

一九二八，六，廿三，

恢復十二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

(一) 復活革命的國民黨

革命的羣衆的國民黨，實際上是開始於民國十三年總理毅然決然的改組。有了這一次的改組，中國革命才有空前的發展，國民黨才能獲得革命的新生命。這是很顯著的歷史的事實，誰也能夠認識，除非他是瞎子。

現在呢 民國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差不多丟得乾乾淨淨了！當年總理苦心孤詣改組國民黨的精神，差不多忘記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決議案，差不多也沒有人去理會了！因爲忙着清共反共的關係竟把自己底革命立場也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稍爲左傾的革命的分子，都被目爲共產黨或所謂準共產黨了！一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新舊軍閥投機腐化的分子，都搖身一變而爲總理的最忠實的信徒了！國民黨的招牌差不多完全變成少數軍人的私有品了！槍到了那里，黨也就到了那里！政府換了人，黨部也就換了人！『以黨治國』，變成了『以軍治黨』『政府治黨』了！想不到十三年總理辛苦改組的國民黨，竟落到今日如此的結果！

在這種情形之下，墮落的墮落，失望的失望，組織小團體的組織小團體，加入『第三黨』的加入第三黨，加入共產黨的加入共產黨，各尋各的門路去了！國民黨的招牌雖然還到處在張掛着，然而實際上差不多可以說已經失去他的靈魂了！我們只消指出中央黨部不能制止軍人的互相衝突和各地黨部不能領導民衆這兩件事，就可以證明革命的國民黨的精神現在已經是不存在了！這是何等嚴重的危險的現象呵！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衆，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墮落嗎？失望嗎？組織小團體嗎？加入第三黨嗎？加入共產黨嗎？我以為這些都不是我們應有的答案！我們應該有的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復活革命的國民黨！復活民國十三年改組的國民黨！

我們要知道：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中國此時客觀環境的絕對的需要。總理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是中國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目前實際的要求。我們當前最主要的任務，乃是團結全國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革命力量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對外打倒

帝國主義，對內掃除封建勢力，解放全國被壓迫民衆並提高農工的經濟地位。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必須有一個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的黨。一階級的黨和封建的小集團，決不能達到這樣的目的。所以我們應該毫無疑慮地爲造成這樣的黨而奮鬥。十三年改組的國民黨，實際上就是這樣的黨。所以我們應該努力復活十三年改組的革命的國民黨。復活革命的國民黨，是一切革命同志，一切革命民衆共同的責任。

現在情勢和民國十三年雖然有些不同，然而對於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戰線的統一的需要，依舊沒有變更。中國革命，依舊沒有成功。大多數被壓迫民衆，依舊沒有解放。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依舊沒有打倒。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依舊沒有實現。所以承繼總理四十年來革命的精神，復活革命的國民黨來統一革命的勢力，是現在客觀上絕對的需要。民國十三年總理改組國民黨的舉動，決不是無意識的隨隨便便的舉動，乃是具有歷史的意義和革命的精神的，我們決不應該隨隨便便地抹殺了。

(二) 恢復民衆的基礎

近代革命是民衆自己的革命。革命的基礎應該建築在民衆上面。中國國民黨是代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利益來革命的，他的基礎當然要建築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身上。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第一個精神，就是堅決地把黨的基礎放在民衆的身上，使黨獲得了民衆的基礎，成爲真正民衆的黨。從這次改組以後，黨向民衆公開了，才有廣大的民衆加入到黨裏來。總理遺囑中所說『喚起民衆』，就是從這個時候具體實現的。

要黨獲得民衆的基礎，必須黨真正能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此後國民黨之所以能夠獲得廣大民衆的擁護，因爲他真正站在民衆這一邊，能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當時總理關於這一點，曾有很明確的教訓：『我們因爲要實行三民主義，所以不得不照中國的現狀，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這個政綱。人民做不到的，我們要替他們去做。人民沒有權利的，我們要替他們去爭。所以三民主義是爲人民而設的，是爲

人民求幸福的。我們從前革命，爲三民主義去犧牲，就是爲人民求幸福而犧牲。政綱既是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的，人民今年有甚麼要求，我們便要規定一種甚麼政綱；如果人民明年有別種要求，我們的政綱，便要依他們的新要求，重新去規定。」（見『一致行動就是黨員的好道德』——中山叢書 下卷演講部一八八頁）這是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教訓我們的話。我們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總理念念不忘的是民衆。主義是爲民衆，政綱是爲民衆，革命是爲民衆，黨是爲民衆。離開民衆，便無所謂革命，也無所謂黨。一個革命黨要能得到民衆的擁護，必須切切實實地爲民衆的利益來奮鬥，不能有絲毫欺騙和虛偽。改組後的國民黨，一時有許多民衆的加入並得廣大民衆的擁護，就是因爲當時的黨確能領導民衆爲民衆的利益來奮鬥。

現在呢，黨已經失却民衆的基礎了！以前擁護國民黨的民衆，現在對於國民黨已經是不滿，失望甚至於厭惡了！國民黨不但沒有給與民衆一點利益，沒有解除民衆一點痛苦，而且有些地方因爲恐怖共產黨而恐怖民衆，壓迫民衆，摧殘民衆了！

民衆運動下令停止或禁止了！政綱上明白規定的初步的政治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實際上也被剝奪了！許多腐化分子把持了黨，不許革命的民衆入黨了！現在的國民黨，差不多已經沒有民衆的基礎了！所以我們要復活革命的國民黨，第一要恢復民衆的基礎，要積極領導民衆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力求實現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最低限度的政綱。

(三) 恢復農工政策

革命是爲民衆的利益，決不應該是爲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占民衆之最大部份的是農工；最受壓迫最受痛苦的也是農工。所謂爲民衆的利益，具體地說就是爲農工的利益，至少十分之八九的意思是爲農工的利益。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以及行向社會主義，固然是爲農工的利益，就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大部份的意思，也是爲農工的利益，因爲除了最大多數的農工，便無所謂民族和民權。三民主義是具體的民衆要求，最大部份是農工的實際要求；農工的利益和要求在三民主義

和中國革命中了占主要的地位。蔑視農工的利益和要求，便是假的三民主義，欺騙羣衆的假革命。所以擁護農工的利益，乃是三民主義的天經地義，中國革命的天經地義。

其次，現代革命主要的是農工的革命。農工是衣食住行的生產者，是世界的創造者。我們，穿的吃的，住的，行的以及一切享用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農工所創造的。他們是實際上掌握着足制人類死命的大權的。而且他們的人數又占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爲世界最有力量的成份。我們要改革社會，發達經濟，建設嶄新的革命國家，一定要獲得他們的參加和擁護，而且一定要以他們的力量爲中心。中國革命，若不得農工羣衆的參加和擁護，不以農工的力量爲中心，永遠不會成功，永遠沒有實現三民主義的可能，頂多只能重演換湯不換藥的把戲。農工的革命力量，才是破壞中和建設中的主要的力量。所以我們要革命，必須團結農工的革命力量。

因此，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就有農工政策的規定，決定擁護農工的

利益和團結農工的勢力。在宣言中說：……於此尤有當爲農民告者，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爲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頓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有當爲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恤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

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爲自身而奮鬥也」。在政綱中關於農夫和工人，又有兩條特別的規定，一條是「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另一條是「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我們看了上面這些話，便可以知道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農工政策，無疑地是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一個根本的精神了。

這個根本的精神，現在差不多被人們忘記完了！因爲分共的關係竟把農工都分給共產黨了！擁護農工政策主張（更不用說實行）農工運動的人，都變成了『共產黨』了！好像農工是共產黨專有的，國民黨革命是用不着農工的！好像國民黨對於農工的態度，只有『壓迫』兩個大字；總理的革命遺訓，已不復爲『有力者』所記憶甚至於口頭上都沒有人敢談論了！這是一種什麼現象？簡直是一種向被革命路上去的現象！這不但不是總理的本意，不是革命的辦法，簡直是總理的污瀆者，革命的背

叛者！我們敢於斷言，誰不要革命的農工政策，誰就是反革命！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衆，我們要復活革命的國民黨，必須恢復革命的農工政策，團結農工的革命勢力，提高農工的政治地位，改善農工的經濟生活。

（四） 恢復黨的嚴密組織

一個革命的黨，要與敵人戰鬥，必須有嚴密的組織。一盤散沙，各行其是，根本不成爲一個黨，更說不上什麼戰鬥。這是革命者的初步常識，誰也應該知道。現在我們且來聽一聽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怎樣教訓我們。

「……十三年以來，革命主義還沒有實行，這就是革命還沒有成功。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當時革命黨……要想救國保種，止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時可以成功，並不想到成功以後，究竟用一個甚麼通盤計畫去建設國家，止由各人的良心所驅使，不管成敗，各憑各的力量去爲國奮鬥，推翻滿清。這種奮鬥，所謂各自爲戰，沒有集合，沒有紀律。故滿清雖然推翻，到了十三年以來還沒有結果。

這就是我們的革命，仍然是算失敗」。〔見『中山叢書』卷下演講部一七四頁〕

「從前我們沒有想到要開這種大會，沒有想到我們的黨務究竟是如何的進行，是因為受了滿清官僚的欺騙。我們受了滿清官僚甚麼欺騙呢？因為一般同志頭腦太簡單，見得武昌起義以後，各省一致贊成革命，從前反對革命的官僚也贊成革命。由此少數革命黨，就被多數的官僚包圍。那般官僚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當時的革命黨，也贊成這種言論，於是大家同聲附和，弄到現在祇有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的成績，所以革命黨至今仍舊失敗。這就是我們失敗的大原因。今天大家都覺悟了，知道這話不對，應該要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成』。所以從今天起，要把以前革命精神恢復起來，把國民黨改組。這都是由於我們知道要改造國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黨，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確共同的目標，不能夠改造得好的。」（同上 一七五頁）

『自今日起，要把這個籌備的方法，逐日提出來，請大家來研究，要大家贊成

這些方法。諸君得了這些新方法，要帶回各地去實行。至於這些方法的來源、是本總理把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經成功之後，所得的種種革命方法，用來參考比較，細心斟酌，才定出來的。……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另外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甚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是由於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稚，常生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革命常因此失敗。我們以後，便要團結一致，都要把自己的聰才力貢獻到黨內來。自己的聰明才力不可歸個人所用，要歸黨內所用。大家團結起來，爲黨爲國，同一目標，同一步驟，像這樣做去，才可以成功。（同上
一七六頁）

『我們這次革命，是先講方法，然後才去實行。從前革命，因爲沒有好方法，

所以不能大功告成。這次開全國代表大會，便是要定一個好方法。……無論做甚麼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方法是自何而得呢？是自學問智識而得。先有了學問便有智識，有了智識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來革命，一經發動，就馬到成功。我們從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講到結果，沒有俄國成功那樣大而快的原因，就是在沒有好學問好方法。」（同上 一七七頁及一七九頁）

『……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以成；而反對革命之人，均變為贊成革命之人。……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實因我們方法不善。若有辦法有團體來防範之，用對待滿清之方法對待之，則反革命派當無所施其技倆。俄國有個革命同志曾對我言，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本事，俄國反革命派實望塵莫及。俄之反革命派，為官僚與智識階級，當革命黨發難時，均相率逃諸外國，故俄國革命能成功。而中國的反革命派，聰明絕頂，不僅不逃避，反來加入，卒至破壞革命事業；而革命黨人，流離轉徙，幾至消滅

。……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未善之過，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壞而不覺，雖至失敗，尙不知其何以失敗的緣由。若當時有辦法，有團體，先事預防，繼續努力奮鬥下去，建設起來，則祇需三年之時期，其效果已頗有可觀，決不至如今日之一無成績。……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古人有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將十三年前種種可寶貴最難得的教訓和經驗，來辦以後的事。以前有種種力量來創設民國，以後便有種種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辦法條理，合全國而爲一羣策羣力，努力而行，則將來效果必定更大。」（同上 一八一至一八二頁）

從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所發表的這些說話看來，很明顯的是，總理是認定過去組織方法上的失敗，才決心改組國民黨，採用嚴密的組織方法。國民黨過去的組織渙散，所以其結果，好的也只黨員各自爲戰，壞的呢，被反革命派篡奪破壞了。因此，革命也就歸於失敗。總理是認定過去失敗的教訓，才決然來改組國民

黨，重新造成嚴密的組織的。所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嚴密的組織方法，叫大家去實行。可是現在，這個嚴密的組織方法，經過一再的破壞，已經完全失去當年的革命精神了。許多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分子，都可以混進國民黨裏來，甚至於把持操縱了黨部。破裂腐敗的情形，比起總理當年所批評的改組以前的國民黨，只有過之，決無不及。所以我們如果要復活革命的國民黨，必須恢復當年的嚴密的組織方法。

(五) 恢復黨的民主精神

改組後的國民黨，在組織上本來規定了一個根本的原則，就是民主集權制的原則。所謂民主集權制，其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在決議方面必須依多數人的意思來決定，在執行方面必須大家一致行動。這是革命黨最適當的組織原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這個組織原則的表現。

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聞得俄國革命領袖列甯逝世，關於國民黨的前

途，便發表如下一段說話：『列甯今已逝世，我們對之有何種感想和何種教訓？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甚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爲一種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此次大會之目的也是在此。現在俄國的首領列甯先生去世了，於俄國和國際上會生出甚麼影響來，我相信是決沒有的。因爲列甯先生之思想魄力奮鬥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他的身體雖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卽爲我們最大之教訓。……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爲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爲模範，雖不能完全做效其辦法，也應做效其精神，纔能學得其成功。本黨此次改組，就是本總理把個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分之衆人，希望大家起來奮鬥，使本黨不要因爲本總理個人而有所興廢，如俄國革命黨一樣。這是本總理的最大希望。』（『中山叢書』下卷演講部一八六頁）這一段話，很明顯的表示總理不願再行個人獨裁制，願以黨事交給全體黨員，採取民主集權制。我們可以說，改組以前的國民黨，是行總理獨裁制的；改組以

後的國民黨，却行民主集權制了。我們只要看改組以後的國民黨，凡百重大的問題，總理沒有不交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政治委員會去解決，便可以知道改組的精神之所在了。

關於民主集權制，我以為總理有一段話解釋得很清楚：『我們訂定的政綱，至少也要維持一年。在這一年之中，便要大家遵守，一致行動，照所訂定的條件去實行。我們在這次大會所訂定的政綱，或者有見不到的地方，諸君以後對於已定的政綱以外，不能說沒有新見解，所以這次所定出來的，不能說是完全周到，沒有遺漏。但是諸君如果有了新見解，必須等到明年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纔去修改。在沒有開第二次大會之先，我們對於這次大會所定的政綱，就萬不可違背。』簡單說，什麼問題，都應該由多數決定；既決定了，誰也不能違背；要修正，必須在下一次的會議提出。這是民主集權制底根本精神。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表現這種精神的。

可是現在，這種精神也沒有了！集權還有人記得，民主却似乎都忘記了！集權而不民主，所以只看見官僚主義的橫行了！黨部的職員只看見委派不看見選舉了！黨員的發言權表決權甚至於請願權也多被剝奪了！一個黨部便有一個特殊勢力或特殊人物在支配了！下級黨部連貼標語的自由也沒有了！這樣的黨，如何能夠發出力量來？！如何能使黨員來努力黨的工作？我以為現在的黨之所以弄到這樣的糟，根本是因爲黨內沒有民主的精神，因之黨員對於黨便沒有責任心，一味莫名其妙地跟着少數『有力者』胡鬧！今天被強迫擁護這一個，明天又被強迫擁護那一個！黨員和黨部差不多變成了擁護個人的工具！黨部負責任的人，眼睛差不多只看見上面的領袖，很少看見下面的羣衆！羣衆只有機械的服從，不許有自己的意思！這樣，才造成今日這種垂死的狀態。所以我們要復活革命的國民黨，必須恢復黨內民主的精神，以下層羣衆的力量來充實黨的生命。一切問題，都應該由多數人來決定。一切黨部的職員，都應該由黨員直接選舉出來。黨的總章，應該完全發生效力。只有這種民

主的精神和民主的方法，才能復活革命的國民黨！

(六) 恢復不妥協的精神

一個革命黨，要想維持革命的生命，絕對的需要不妥協的精神。中國國民黨自從興中會，同盟會以來，所以能夠維持革命的生命者，便是因為有總理的不妥協的精神。同時，中國革命到現在還不能成功，也是因為歷次革命的進展時便有一些假革命的分子和反革命派妥協，出賣了革命。總理平生最痛恨的是與反革命派妥協。國民黨的革命精神，便在於始終不與敵人妥協。我們且看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關於不妥協的教訓：——

『現在本黨召集此次代表大會，發表此項宣言，就是表示以後革命，與從前不同。前幾次革命，均因半路上與軍閥官僚相妥協，相調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後，仍不免於失敗。當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本黨的同志，在山東，在廣東，在四川，在福建，在長江一帶的，紛紛起事，用種種力量來抵抗袁氏的帝制。那時候並不用鮮

明的革命旗幟，以後，袁世凱自斃，總算我們反對袁世凱的成功；但是按之革命的眞精神，仍是失敗。後來護法之役，也沒把革命旗幟豎起，做了五六年的護法工夫，最後曹錕吳佩孚也贊成護法，弄得護法的問題，又歸調和妥協。大抵我們革命，在起初的時候，奮鬥均極猛烈，到後結果，無一次不是妥協。即舉排滿，倒袁，護法三役而言，我們做革命都是有頭無尾，都是有始無終，所以終歸失敗。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從初担负革命的責任，就是計畫澈底的革命；終要把軍閥來推倒，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這是關於對內的責任。至對外的責任，必要反抗帝國主義，將全世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來解放。我們有此宣言，決不能又躋從前的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後應當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消。並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做澈底革命的大錯。所以今天通過宣言之後，必須大家努力前進，有始有終，來做徹底成功的革命。

。（『中山叢書』下卷演講部二四〇頁）

我們從這一段話看來，可以知道總理對於妥協是如何深惡痛疾了！過去革命的失敗，就是因為和反革命派妥協！現在又到了一個和反革命派妥協的時期了！到處充滿的是妥協的精神！國民黨革命精神的喪失，可以說就是因為『妥協』兩個大字！然而革命和妥協是不兩立的，有妥協便無革命！總理之所以能夠始終忠於革命能夠始終領導我們革命，就是因為他有不妥協的精神！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反復申明的也就是這不妥協的精神！這不妥協的精神，是革命黨絕對必要的條件！我們要復活革命的國民黨，必須恢復這不妥協的精神。

（七）革命的再來過

現在中國的革命，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時期了！反動的勢力佈滿了全國！舊軍閥還沒有打倒，新軍閥又繼續不斷地形成！革命的戰線鬧得四分五裂！統一戰線的革命的國民黨，被把持於軍事勢力和腐化分子之手！革命的三民主義，變成了復古的封建主義！民衆的痛苦一天深似一天！青年的失望一天甚似一天！帝國主義和封

建勢力對我們的進攻，一天猛烈一天！在這樣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復活革命的國民黨，重新團結一切革命的勢力。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衆，要渡過這樣的難關，只有恢復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實行革命勢力的再組織。『革命的再來過』，應該是我們現在主要的口號。過去的失敗是定了，不必怨恨，也不必灰心。總理革命革了四十年，經過無數次的失敗，從沒有怨恨過，也沒有灰心過。我們應該承繼總理這種革命的精神，恢復我們的勇氣幹去！

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衆，我們要一致努力復活革命的國民黨。革命的國民黨是一切革命的民衆所共有的，我們每一個總理的忠實信徒都有一份。我們要努力促成革命的國民黨的復活。我們要恢復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的精神！恢復民衆的基礎，恢復農工政策，恢復黨的嚴密組織，恢復黨的民主精神，恢復不妥協的精神！過去已經過去，一切舊賬也不用去算了，而且也沒有方法算得清楚！革

命的前途是在於將來，我們而努力於將來！革命的再來過，不用再遲疑了！總理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的三民主義正在領導着我們，我們要一致努力呵！

『恢復十二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

一切革命的熱力，重新在革命的三民主義之下統一起來！

一九二八、五、廿五、

黨底民主化與羣衆化

國民黨改組的呼聲，近來已經呼得很高。國民黨要保持原來的革命性，非徹底改組不可，單單登記整理，是無濟於事的。在這改組呼聲很高的時候，我們應該提出兩個根本的原則，即黨底民主化與羣衆化，作爲改組運動底指針。如果不能實行這兩個原則，國民黨只有一天更腐化一天，越整理越腐敗，越登記越破碎，勢非

走到墳墓裏去不止，任何權威也沒有方法維持。

本來充滿革命性的國民黨，爲什麼會糟到這步田地？最重要的原因：第一，是黨失去了民主的精神；第二，是黨失去了羣衆的基礎。沒有民主精神和羣衆基礎的黨，當然只有腐化一條大路。要黨不腐化，保持原來的革命性，只有努力促成黨底民主化與羣衆化。

現在黨底腐化，並非由於下層，乃是由於上層。固然，下層也是充滿了腐化空氣，但是下層底腐化是由上層底腐化所引起的。因爲上層負責者腐化了，所以下層好的黨員，革命的黨員便被排斥，下層腐化黨員便乘勢向好的黨員進攻，吸引黨外腐化分子以增厚自己底勢力。況且現在的國民黨名義上已經成了一個執政的黨（其實是『黨不干涉』呢），許多人要『做官發財』（無論是要做軍官，政官，黨官，工官，農官，女官，也，不論是要發大財小財），好像都非加入國民黨得到一層保障不可，報載北平最近發生的種種怪現象，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些人一進到了國民黨，國

民黨哪有不跟着腐化的道理。本來，一個革命黨，最靠得住的黨員，是執政前所收得的黨員和最下層的黨員；在執政後或將要執政時所收得的黨員以及『位置高高在上』的黨員，多半是靠不住的，不能忠實於革命的。如今要想那些腐化分子去實行革命，實行三民主義，解除民衆痛苦，真正是南轅而北轍，只有令人笑破了肚子。國民黨要想恢復原來的革命性，第一必須肅清那些只知道『做官發財』的腐化分子，不然革命的分子就難得進來，進來了也只有跟着腐化，不腐化也不能做何種積極的工作。但是，我仍舊相信，國民黨內現在還是有廣大的革命黨員存在（不論他有否登記），就是那些軍官，政官，黨官，工官，農官，女官之中，也一定有真正革命分子存在。不過因爲現在的黨失去了民主的精神，他們底力量不能公然表現出來罷了。但是，最近有兩件事可以證明他們遲早要起來表現他們底力量：一件是左傾的革命刊物大增，而且都有相當數量的讀者；另一件是滬甯下級黨部底決議與通電，已有左傾的革命的表示。這些，還只是開端，將來定有進一步的表示。從種種事

實上看來，可以知道黨底腐化實起於上層，非起於下層。多數下層黨員，客觀上沒有腐化的可能。要想肅清腐化現象，主要的只有靠下層革命黨員底力量。要下層黨員能夠表現他們底力量，第一必須實行黨底民主化，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去爭得黨底民主化。

要爭得黨底民主化，首先要爭得兩件事；一件是一切黨底機關都要恢復選舉制，另一件是一切黨底決議都要以民主的方法來通過。黨底機關必須尊重黨員底意見，上級黨部必須尊重下級黨部底意見。如果不能做到這兩件事，黨決沒有辦法，「改組改組」也只是一句空話！

國民黨本來是實行民主集權制的黨，本來黨底機關應該由選舉來產生，黨底決議也應該以民主的方法來通過。可是自從「清黨」以後，一直到了現在，所有黨部職員，都只看見委派，沒有看見選舉；所有黨底決議，都只看見少數「有力者」包辦，沒有看見多數黨員發言，下級黨部也只有機械地服從上級黨部，不能有自己底意見。

。我們到處所能聽見的只是『服從中央』（其實這還是好的，有些人竟是大喊服從『巨頭』呢），從沒有聽見有人說『服從黨員』！彷彿黨是一個東西、黨員又是一個東西。彷彿黨可以離開了黨員，黨成了一種『拜物教』。彷彿黨員只有機械服從的義務，沒有什麼對於黨的權利。登記登記又登記，整理整理又整理，依然如此，仍舊這般。所謂『民主集權制』底精神，早已丟得乾乾淨淨了。這是黨底腐化底根本的原因。因為黨失去了民主的精神，黨員就不能防止黨底腐化，糾正黨底錯誤，只有聽其自然，不聞不問。因此，黨部也就變成了『官廳』，黨部職員也就變成了『黨官』，許多要做委員或幹事的人，自然只有『向上運動』，聯合『要人』或捧戴『要人』。不足，還須組織『小團體』以增厚自己底聲援；壞的如此，好的也只能如此。在上的『要人』更換了，在下的委員或幹事也隨着更換，彷彿『一朝天子一朝臣』，司空已經見慣了。凡此一切，黨員都不能過問，只能莫名其妙地跟着『搖旗吶喊』，不願意『搖旗吶喊』的，便無形地脫黨。這是現在的普遍的可痛可憤的怪現象。然而這主要

的並不是人底不好，實在是黨失去民主精神底必然結果。在目前這種情形下面，無論怎樣革命的同志，如果要想在黨部裏做點事，都很難跳出這個圈子。我們要掃除這種怪現象，必須努力爭得黨底民主化，恢復選舉制度，恢復黨員底發言權與議決權，重新把黨底基礎建立在下層黨員上面。我們必須要做到一切黨部底委員都由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選舉出來，任何上級機關不能隨意撤換下級機關底職員，除非有重大的違反紀律的事件。我們必須要做到黨員能夠監督黨部職員底行動，能夠依法提出彈劾與抗議；下級黨部能夠監督上級黨部底行動，能夠依法提出彈劾與抗議。我們尤其要做到黨部底決議必須以民主的方法來通過，任何黨部都須服從黨員底公意，上級黨部必須尊重下級黨部底意見。黨是黨員底黨，黨底職員當然要由黨員來選舉，黨底決議當然要以黨員底意見為根據。如果黨可以讓少數「巨頭」任意橫行，不尊重多數黨員底意見與權利，那還要黨員做什麼呢，黨也可以不要了。所以我們如果還要黨，必須努力爭得黨底民主化，立即恢復選舉制度，一切問題都以民主的

方法來決定。少數人可以受人利用，多數黨員決不能受人利用。少數人可以腐化，多數黨員決不能腐化。現在要恢復革命的國民黨，只有實行黨底民主化。只有黨底民主化，只有多數下層黨員底力量，才能肅清黨內一切腐化分子，才能掃除黨內一切反動的傾向，才能打破少數『巨頭』自私自利爲所欲爲的怪現象，才能制裁專橫跋扈分贓割據的新軍閥。這是黨底改組底最重要的原則。我們必須用盡一切方法去爭得這個原則底實現。

但是僅僅實現了黨底民主化，還是不夠，還不能把革命的國民黨復活起來。因爲現在的國民黨，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羣衆的基礎，不但工農羣衆沒有多少，就是學生羣衆也是一天一天地減少，甚至於有些地方舉行登記日子過了許久還不見有人來登記。現在不但黨外羣衆對於國民黨懷疑，就是黨內革命的黨員也日趨失望而離開了黨。這是黨底死症。我們要復活革命的國民黨，必須恢復國民黨在羣衆中的信用。羣衆底懷疑國民黨，不滿國民黨，甚至於厭惡國民黨，痛恨國民黨，都只能怪國

民黨自身，由於國民黨不能切切實實代表羣衆底利益，滿足羣衆底要求。國民黨以前所預發的支票，至今一張也不會兌現。連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底自由，也還沒有得到。甚至於黨內有些軍閥官僚腐化惡化假革命反革命的分子，還高揭國民黨底旗幟去摧殘羣衆，壓迫羣衆，甚至於屠殺羣衆。如此而要羣衆來信仰國民黨擁護國民黨，如何能做得到。我們自己不能切實爲羣衆謀利益，有什麼權利和顏面責備羣衆不擁護我們。我們不要自欺欺人地說，國民黨就是羣衆，有了國民黨就無異有了羣衆，就可以包辦一切。如果這樣，那是我們底死路，我們底運命決不會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來得長些。現在，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國民黨事實上已經失去了羣衆的基礎，現在是羣衆自羣衆，國民黨自國民黨。但是我們相信革命的國民黨，是多數羣衆底需要。只要我們復活革命的國民黨，恢復總理十三年改組的精神，真正能夠爲羣衆謀利益，羣衆一定會跟着我們來。現在，我們要復活革命的國民黨，非建立於廣大羣衆尤其是工農羣衆的基礎上不可。

可。革命的國民黨，必須盡量地吸收革命的羣衆。必須切實代表革命羣衆底利益，而且必須誠意接受革命羣衆底監督。所以我們要改組國民黨，必須促成黨底羣衆化，把黨底基礎在革命羣衆上面鞏固起來，黨內有羣衆先鋒做中心，黨外有廣大羣衆來擁護。必定要做到這一地步，改組才算成功。我們如果不能做到黨底羣衆化，改組一定歸於失敗，只能成爲換湯不換藥的整理。事實擺在我們面前非常清楚，現在的國民黨，只有澈底改組，肅清一切腐化分子，才有生路。要澈底改組，肅清腐化分子，必須吸收一切革命的羣衆先鋒，實現黨底羣衆化，才有可能。現在，不靠革命羣衆底力量，不但不能肅清腐化分子，而且只有一天一天地增加。革命黨人是不怕羣衆的，只有反革命派才怕羣衆。所以我們要實行黨底改組，要恢復黨底革命性，絕對地需要黨底羣衆化。達到了黨底羣衆化，才能澈底實行黨底民主化，黨底改組才有了基礎。

黨底民主化與羣衆化，是黨底改組底最重要的原則。這兩個原則，彼此有密切

的關係，絕對不能分離。有了黨底民主化，才能促進黨底羣衆化；達到黨底羣衆化，才能完成黨底民主化。這兩個原則，本來應該同時採用，不能有什麼先後，也不能有什麼輕重。不過在現在，如果不先爭到黨底民主化，黨底羣衆化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知道：革命的三民主義是全國被壓迫羣衆所共信的主義，革命的國民黨是全國被壓迫羣衆所共有的黨。現在三民主義被玄學派曲解，國民黨被腐化分子把持，一切忠實的同志，革命的民衆，都應該努力促成黨底改組。要促成黨底改組，必須努力爭得黨底民主化與羣衆化。『黨底民主化』與『黨底羣衆化』，應該是改組運動底兩大口號。

一九二八、七、十四、

論「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奉行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原則』，這一句話，近來我們在報上看得很多了。這一句話，竟會對不對呢？它底真實意義在那里呢？這是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雖然，現在討論這個問題，好像是犯着忌諱；但是，我爲尊重事實計，不願避一切嫌疑。

我們先看黨外的事實吧。現在不但共產黨，無政府黨，國家主義派，沒有消滅，而且最近還發現了所謂第三黨，不久也許要發生第四黨或第五黨。空談『黨外無黨』，不是很無意義的嗎？

再看黨內的事實。姑無論報上日日登載的軍事派系，也不去計算黨內究有多少『小組織』，事實上派別紛歧是無可諱言的事。我現在只消引用黃漢瑞先生一段話來說：『從我們的黨——中國國民黨說起，現在確是毫無生氣。我們雖不願以派別指摘他人，可是事實上派別分歧是無可掩飾的。一派的人當了權，斤斤於穩固他的地

位，忘了革命。一派的人盡量的努力造成地方勢力，胸目中無所謂黨與主義。一派的人只會罵其所謂準共產黨，自己腐化的程度是祇有等着進墳墓。另一派人則要維持和擁護黨的組織與紀律，對於現當局不滿，而我們却並沒看他們拿出什麼具體辦法來」。這是現在的事實，其實還不這麼簡單。所謂「黨內無派」，不又是很滑稽的嗎？

現在口頭上是高呼「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事實上是實行着「黨外多黨，黨內多派」。

(二)

我們再來看一看外國底情形。英國有保守黨，有自由黨，有勞動黨，有共產黨。美國有共和黨，民主黨，勞動黨。日本有政友會，民政黨，勞動農民黨（最近才被政府解散，現在正從事再組運動），日本勞動黨，社會民衆黨，日本農民黨等。德法二國，黨底數目更多。德國有社會民主黨，共產黨，民主黨，民權黨，德意志

農民黨，中央黨，巴威人民黨，塞克森農民黨，巴威農民黨，經濟黨，基督教國粹農民黨，德意志人民黨，土地黨，國粹人民黨，國粹社會黨等。法國有社會黨，共產黨，社會共和黨，社會急進黨，獨立急進黨，左翼共和黨，民主黨，共和同盟，保守黨，地方自治黨等。就是法西斯蒂獨裁的意大利，也還有共產黨，和社會黨。現左無論在那一個資產階級國家，事實上都有許多政黨並存着。只有無產階級獨裁的蘇俄，現在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存在。但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也有許多黨存在，例如布爾塞維克，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等。因為黨是社會階級底政治上的代表，在有階級的社會，不能不發生許多反映不同階級的黨。只有在以消滅階級爲目的的國家中，才能做到「一國一黨」，「黨外無黨」。這是社會科學上的定評，誰也不能否認。

其次，說到「黨內無派」，事實上也是沒有的，至少在大的黨內。普通的黨，大概總有左右派底存在。即以組織最緊密紀律最嚴格的俄國共產黨來說，也是繼續不

斷地發生派別，最先有勞動反對派，其次有託洛茨基等反對派，最近又有齊諾維夫，康美聶夫等新反對派，此外還有許多小的派別。現在雖然一時形式上消滅了派別，但我敢斷言，不久的將來定會有別派的別發生。因為黨內派別底發生，實際上也是反映社會階級利害底不同，或反映階級底某一部份人底利害的。只要蘇俄底階級沒有完全消滅，蘇俄共產黨內新派別底發生是可以斷言的。

上面是外國底情形。一切資產階級國家，都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沒有一國例外，祇有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蘇俄才能做到『黨外無黨』，但還不能完全做到『黨內無派』。

(三)

現在再回頭來討論我們自己底問題。從上面所引證的事實看來，好像我是反對「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其實我並不是原則上否定「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我底意思，認定「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是一個事實上的問題，不是一個觀念上的

外無黨，黨內無派」，或觀念上否定「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不但無濟於事，而且過於滑稽好笑。要討論這個問題，必須根據現存的事實，決不能憑着個人底主觀瞎想瞎說。

我們先來討論「黨外無黨」。我是贊成這一個原則的，我對於這個原則底本身，並沒有一點懷疑。我承認中國革命只有一個，即具有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三重意義的國民革命；因之我承認領導中國革命的黨，也只能有一個，即能夠真正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來革命的，聯合戰線的國民黨。我因此退出共產黨，我也因此不能贊成現在的所謂「第三黨」。我這層意思，在本刊第一期「對於今後革命的意見」一文中簡單地說過，尤其是在「現代中國」第二卷第一期「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這是我年來所發表的，比較有系統的文章，很希望讀者參看一下，給與我以深刻的批評）一文中，說得很詳細。簡單地說：我承認要使中國革命成功，必須統一革命領導權；要統一革命領導權，必須統一黨的組織。所以我贊成「一

黨主義』，贊成『黨外無黨』的原則。不過我以為要做到『黨外無黨』，必須我們自己底黨真正能夠代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利益，尤其是工農羣衆底利益，始終遵守革命的原則，堅決地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不做到整個革命的三民主義底實現不止。如此，共產黨，『第三黨』以及其它的黨便失了社會的根據，我們不去消滅而自歸消滅，因為革命的國民黨和革命的三民主義是以消滅階級實現平等爲最後目的，自然能夠做到『黨外無黨』的地步。總之，『黨外無黨』，決不能以空口去爭得，它只能靠行動——革命的行動去爭得。僅僅空口大喊『黨外無黨』，是無濟於事的。憑藉權威高壓，也是無濟於事的。

其次，再討論一下『黨內無派』。這個問題，可以分做兩方面來討論：一是組織上的派別，一是政策上的派別。組織上的派別，我是完全反對。如果一個革命黨內能夠容許組織上的派別，能夠容許小組織存在，這個黨便沒有方法可以統一，便只有天天鬧着內訌，當然不能統一革命領導權，也不能統一革命行動。而且黨內有小

組織存在，不管其動機如何，都有逐漸轉化爲封建集團的可能。現在黨內底事實，便是頂好的證明。不過我們要知道，這些小組織底發生，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乃是黨失去革命性底必然結果，我們決不能專怪少數個人。要消滅這些小組織，惟有恢復黨底革命性。不然，小組織一定是有加無已。我望黨內一切革命的小組織，都不要站在自己底社或團的立場，只想自己包辦，造成自己底清一色（這是不可能的妄想，革命不是少數人包辦得了的），而應該以團結一切革命勢力，恢復黨底革命性爲前提。等到黨底革命性恢復了，一切小組織都應該自動地解散。至於政策上的派別，我以爲在現在不但不應該反對，而且還應該提倡。提倡政策上的派別，可以消滅組織上的派別。國民黨有派別是一個事實，但是我們從沒有看見過旗幟鮮明的政策上的派別。我們只看見私人的派別，封建的派別，專門關在房門裏講價錢的派別，專鬧私意專爭私利的派別。這是國民黨底恥辱。我們要知道，政策上的派別，是堂堂正正的，可以向千萬萬羣衆公開的，對於黨底進步是有利無害的，黨底政

糾，黨底政策，經過劇烈的爭鬥而決定的，才是最具有真實性的。一個黨如果永遠只有一種意見，這個黨決不會有進步。任何黨員，對於黨底任何問題，都應該忠實地發表自己底意見。這是民主的黨所必需的。即以蘇俄共產黨而論，也是容許反對派發表意見的，倘若託洛茨基，齊諾維夫等人不形成組織，對於政策的意見不同，對於黨並沒有妨礙。有妨礙的，只在於黨員不執行黨底政策或執行時違反黨底政策。但是我們要注意：主張政策與執行政策是兩件事。一個黨員在執行時固然應該遵守黨所決定的政策，但在主張上仍舊可以堅持自己底政策，以一定的方法發表自己底主張。這是民主集權制底真精神。而且一個黨要統一黨底政策，也只有實行黨內爭鬥，從爭鬥中才能把黨員底意見統一起來，無理的高壓是無濟於事的。所以我以為現在黨內可以有政策上的派別，黨員對於黨底政策，可以實行公開的爭鬥。這種政策上的派別，一則可以消滅組織上的派別，二則可以促進政策底統一，因為政策底鬥爭可以促進政策底統一。要黨底政策統一，必須黨員對

於黨底政策有公開的鬥爭。所以『黨內無派』，所能做到的只是組織上的派。至於政策上的派，事實上決不能完全消滅，雖然我們應該向統一的路上走。

這是我對於『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個原則的觀察。我這個觀察自信是很客觀的，我反對一切分裂主義，我主張革命勢力底統一。我相信只有革命的鬥爭，才能做到革命的統一，才能做到『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如果站在反革命的立場，高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其結果呢，只有實現『黨外多黨，黨內多派』罷了。

(四)

最後順便答復肥遜先生幾句。肥遜先生在『雙十』第二期『談第三黨問題』一文中，對於我在『現代中國』第四期所發表的『第三黨問題』一文，加以他主觀的批評。他懷疑我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系統在「現在」是走不通的』一句話中『現在』兩個字，同時也懷疑我所說的『總理的革命系統是「現在」惟一可能的道路』一句話中『現在』兩個字。他質問我：是否無產階級革命系統現在走不通，『將來或許走得通』？他並

且以爲我說總理的革命系統是現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將來是否可能，是否惟一可能，便是問題，無意中反映出總理的革命系統祇是無產階級革命系統的過渡」。他自己說這是「近於吹毛求疵」，我底感想也是如此。我以爲在兩個形容字眼上做工夫，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如果我也學肥遯先生，專在字眼上做工夫，也可以在他底文章中舉出許多「現在」之類的文字，例如在他底大作『中國革命的立場與其必然的出路』一文中所說的『我們「目前」的革命，當然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及一切封建集團與封建關係的國民革命』一句話中『目前』二字。難道肥遯先生以爲『目前』要一個國民革命『日後』還要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嗎？難道『目前』二字與『現在』二字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嗎？我並不是故意要反唇相譏，我只是說明單從字眼上『吹毛求疵』是沒有多大道理的。肥遯先生還自以爲比我『更進一步』，說我還承認中國革命有兩個系統，他只承認一個系統。自然，我並不想否認肥遯先生這個意見，也許他這個意見，比我『更進一步』。

我現在很誠懇地實告肥遜先生：我是一個現實派，我最注重的是「現在」和「事實」。我歡喜用「現在」兩個字，是要大家注重「現在」認識「現在」。革命是從「現在」出發的，不懂現在就是不情革命。我不是唯心主義者，所以決不能像吳稚暉先生那樣，信口開河，說什麼三百年後實行共產主義，三千年後實行無政府主義。我們不是三百年後的人，更不是三千年後的人，用不着管三百年後三千年後的事。我們所應當管的是「現在」的事，現在「的奴隸地位，『現在』的非人生活。所以我以為我們『現在』憑空和別人去爭論『將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系統走得通走不通，總理的革命系統是否唯一可能，是很無謂的事，自有歷史先生會替我們證明。其次，我承認中國革命有兩個系統，並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承認現存的事實。我們不能否認中國事實上有無產階級存在（不管數量如何之少），我們也不能否認中國事實上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存在（不管它能否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中國無產階級是世界無產階級底一部份，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底一部份，因此，我承

認中國革命現在有兩個系統。這兩個革命系統，並非目的地不同，乃是出發點不同。中國現存社會底事實，無疑地只能走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我承認總理底三民主義，包括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底國民革命過程中，包含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實現了，達到了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自然用不着無產階級的革命。所以我絕沒有意思要『反映出總理的革命系統祇是無產階級革命系統的過渡』，如肥遯先生所想像。其實，我這層意思，在我那篇『第三黨問題』中，說得非常清楚，大概肥遯先生沒有細細地看，所以發生這種誤會與懷疑。我現在且引一段話在下面：——

『中國革命運動，一向在總理這個國民革命的系統之下來進行，以後還應當在這個系統之下來進行。革命的三民主義，能夠解放中國一切被壓迫的民衆，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能夠實現整個的三民主義，打倒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一切反革命派。總理

的革命的國民黨，能夠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適應民衆底實際需要而行『革命的進化』。只要我們理論上在革命的三民主義之下統一起來，組織上在革命的國民黨內統一起來，中國革命一定能夠很快地完成。只要我們能夠造成統一的革命的羣衆的國民黨，切實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統一革命的領導權，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什麼第三黨第四黨固然不成問題，就是共產黨也自然不成問題』。

未了，我鄭重聲明：我並非拒絕別人底批評，不過我希望有更深刻的批評。至少，肥遯先生底批評，使我有補充說明的機會，我是很感激的。

一九二八，七，十七。

如何保障三民主義？

中國革命，要不要三民主義呢？

三民主義，會不會『有朝一日』被人們覺着了錯誤而推翻呢？

這個問題，在今日需要我們重新提出，重新考慮，重新解答。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人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了。吳稚暉老先生，在他那篇大文『書汪先生最近言論後』中，就已經從主觀上提出這個問題，質問陳公博先生，『是否有朝一日還覺着錯誤應當推倒了三民主義』？吳老先生提出這個問題的方法和態度，我們固然不能贊同；但是我個人，是贊成有人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的。我現在願意趁吳老先生提出這個問題的機會，試行我個人（其實決不止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

我以爲要解答這個問題，非常簡單（自然別方面又是十分深刻的），只要問中國

大多數民衆客觀上不需要三民主義，換句話說，只要問三民主義客觀上能不能解除中國大多數民衆所受的種種痛苦，如果中國大多數民衆客觀上需要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客觀上能夠解除中國大多數民衆所受的痛苦，我們可以斷言，中國革命一定需要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不但不會被人推翻，而且遲早總有一天完全實現。反之，如果中國大多數民衆客觀上不需要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客觀上不能解除中國大多數民衆所受的痛苦，那就不管我們怎樣努力，於事也決無濟，被人推翻是當然的事。所以能夠保障三民主義的，只有客觀的事實，即三民主義自身所包含的客觀的真理，決不是什麼主觀的空想。

不過問題還當再進一層去研究。我們要真正解答這個問題，必須把三民主義做一番科學的研究，獲得正確的解釋。三民主義本來只有一個，然而現在事實上，因解釋底不同，好像有好多個。同爲三民主義底信徒（那些從始假冒的，不必去論它有時解釋竟完全相反。這好像馬克思主義中，有考茨基派底解釋，有列寧派底解

釋，有修正派底解釋，有經濟派底解釋一樣。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完全是今日社會關係矛盾底反映。我們應該在這些解釋之中尋出一個正確的解釋。

現在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的確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雖然大家都說信仰三民主義；然而其內容底認識，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之各信各的（那些無信或盲信的人，更不消說），不能一致。不過大體地區別起來，只有兩種大不相同的解釋：一種是科學派（或歷史派）底解釋，另一種是玄學派（或理想派）底解釋。這兩派人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有許多是完全相反的。科學派底解釋，站在唯物物的觀點上，以事實爲根據，目光注視着大多數被壓迫民衆（主要的是農工）底力量和利益，始終遵守着革命的原則和革命的精神。玄學派底解釋，站在唯心的觀點上，以理想做出發，迷信或利用「全民」的美名而忘記了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力量與利益，實際擁護少數上層階級底特權與利益，時時準備妥協，投降而放棄革命的原則和精神。這是一個現存的事實，過去的革命歷史，充分證明了這個事實。現在，我們應當

分析地說明一下。

先說第一點，唯物唯心觀點底不同，科學派站在唯物的觀點上來解釋三民主義，一定承認三民主義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具有一定的時間性和空間性，同時亦即具有一定的具體性和實踐性。明白點說，三民主義是殖民地的中國，在帝國主義時代，反映『此時此地』底種種社會矛盾而提出的民衆要求，其適用底範圍有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底限制，不能無條件地適用於一切歷史和一切社會。反之，玄學派站在唯心的觀點來解釋三民主義，情形就完全兩樣。他們以爲三民主義是一個『萬古不變』的真理，無時間性，無空間性，只有抽象性和玄虛性。而且他們底解釋，幾乎是十人十樣，百人百樣，甚至於自己也不能前後自圓其說。譬如有些人以爲三民主義是承繼這一個道統，有些人以爲是承繼那一個道統，又有些人以爲三民主義底基礎在於什麼哲學，還有些人以爲三民主義底基礎在於什麼倫理或道德，更有些人這樣連環那樣連環，將來還不知道有些什麼新的花樣。由此，可知唯物派和唯心派對於三

民主主義的解釋，絕對不能一致。唯物派認定三民主義是一個具體的實踐的真理，即相對的真理，有事實可以證明；唯心派以爲三民主義是一個抽象的理想的（即玄虛的）真理，即絕對的真理，沒有事實可以證明。這兩種解釋，自然以唯物派底解釋爲正確，因爲一切真理都是相對的，都具有具體性和實踐性，可以在事實上證明。所謂絕對的真理，不能拿事實來證明，永遠只是一種抽象的玄虛的幻影，三民主義顯然不是這樣一個東西，由其產生，發展底過程已可以充分證明。

其次說到注重少數人和多數人問題。科學派既然站在唯物的觀點上，以事實爲根據，自然要精細地去分析事實，考察哪一些人最有革命的力量，哪一些人最受害最應該解放。他們考察底結果，便知道農工羣衆最有革命的力量，農工受痛苦最厲害最應該解放。農工占全人口之最大多數，他們最注意的就是這最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力量與利益。他們認定團結農工底革命力量和擁護農工底實際利益，是三民主義底第一個意義。所以在他們看來，三民主義是多數人的主義，先解放多數人方

能解放全體民衆。玄學派底解釋便不然，他們既然站在唯心的觀點上，以理想做出發，自然觀念上是主張「全民革命」實際上擁護少數人（特權階級）底利益，蔑視或摧殘多數人（尤其是農工）底利益。他們最不喜歡的是多數民衆尤其是農工起來爭取自己底利益。他們口頭上說是要把利益送給農工不要農工自己來爭，實行所謂「仁政」（？），實際上只是要剝奪多數人底利益，維持少數人底特殊地位，不管口頭上說得怎樣好聽。所以他們底三民主義，口頭上雖然是「全民」的三民主義，實際上只是少數人的三民主義。因為他們自己底社會基礎不穩固，所以非假借「全民」的美名以掩飾自己底假面具不可，至少在客觀上是如此，在主觀上也許有些人是不自覺的。真正的三民主義，決不是少數人的三民主義，乃是多數人的三民主義。

最後說到妥協與革命問題。科學派既然認定團結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革命力量與擁護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實際利益爲三民主義底第一個意義，自然要堅持革命的原則與革命的精神，不能與任何敵人妥協，因爲現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除了澈底

革命外再無別的出路。玄學派實際上既然在於擁護少數人底特殊利益，自然要隨時準備與敵人妥協甚至於投降敵人，以阻止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解放，因為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真正解放，將要損及他們底利益（例如工人對於資本家，佃農對於地主）。這個區別，目前在發展途中的事實，正在替我們證明。現在許多新舊官僚，新軍閥，新舊政客，土豪劣紳等等，公然高揭三民主義的旗幟實行妥協投降反革命的勾當，就是玄學派三民主義中所包含的妥協性底必然結果。然而真正的三民主義，決不是妥協的，它是充滿着革命性的，因為它是多數人的，多數被壓迫民衆在客觀上決沒有妥協的可能。

以上是科學派和玄學派，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三個不同的要點。科學派以爲三民主義是唯物論的，多數人的革命的，主義。玄學派以爲三民主義是唯心論的，少數人的（口頭上是『全民』的），妥協的（口頭上也是『革命』的）主義。爲什麼有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究竟那一種解釋是對的？比較合於總理底主張？這個，也應該從社

會事實中去考察（如果憑着主觀冥想，永遠不會想透這個道理）。

原來近代中國革命，是由帝國主義底壓迫所引起。中國整個民族，都在帝國主義底鐵蹄壓迫之下。所以中國革命底原始動因，是反抗帝國主義底壓迫，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這個工作是全民族底工作，在最初的時候，當然有『舉國一致』反抗帝國主義的可能，可以獲得『全民族』或多或少程度的參加。但是革命一深刻化，社會的意義一增加，便會引起社會上層分子對於革命懷疑，動搖以至於放棄，和他以前的敵人去妥協。這就是過去中國革命運動歷次分化底社會的原因。三民主義是表現中國革命民衆底實際要求的，它底發生，成長，與中國革命底發生，成長，是一個不可分離的過程。最近（大體可以說從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起），中國革命底發展，顯然要以農工羣衆爲主體，農工羣衆在革命運動中表現了他們底重要性，因之三民主義也自然發展成爲以農工爲主體的主義，而日益具體化鮮明化。但是少數不利於農工的特殊階級，有些向來混在革命的隊伍中，有些新近才形式上投降革命方面，

其利益與革命發展相衝突，而又無力完全壓伏革命勢力，所以就假借利用三民主義的招牌來壓迫真正革命的勢力，反對真正的三民主義。這就是三民主義兩種不同的解釋底社會的原因，也就是總理底三民主義日益具體化科學化底客觀的原因。所以總理底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現在顯然是唯物物的，多數人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因為中國革命是在這一方面，多數民衆底要求是在這一方面。玄學派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現在顯然變成了假的三民主義，不是總理底三民主義了。（關於這個問題，還當另做專文詳細研究，此處且不多說）。

因此，我們要保障的三民主義，只是科學派所解釋的三民主義，決不是玄學派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玄學派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十人十說，百人百說，根本不能成立，只有自歸消滅，在中國革命中，現在再無它底地位。只有科學派所解釋的三民主義，才有真實的社會基礎，能得廣大民衆底擁護，不會被人們推翻。我們要保障三民主義，一定要根據科學派底解釋，決不能根據玄學派底解釋。科學派所解釋的

三民主義，才是正確的三民主義，才有實踐底可能性，才是「此地此時」底客觀的真理。凡我總理底忠實信徒，要保障總理底三民主義，只有站在唯物底觀點上，處處以事實爲根據，目光注視着大多數被壓迫民衆（主要是農工）底力量與利益，始終遵守着革命的原則和精神，以這樣的方法去解釋或闡明三民主義，並身踐力行，以期完全實現而後已。如此，我敢斷言，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決不會被人推翻。倘若不然，要想根據玄學派底解釋去保障三民主義，無論他是如何大哲學家大思想家或大偉人大權力者，都是一種不可能的妄想，可笑可鄙的努力。因此，我們爲保障三民主義——

主張三民主義底科學化，

反對三民主義底玄學化。

一九二八，七，六。

自信和共信

我們要不要共信呢？當然是要的。

我們過去有沒有共信呢？可以說沒有。

誰都知道，做一件事，都應該有一共信，才能成功。共信底程度雖有差別，而需要一定程度的共信則無二致。革命也是如此。許多複雜的階級或民衆，從事一種革命運動，要想這種革命運動成功，絕對地需要一定程度的共信，否則一定會中途失敗。我們如果是誠意從事中國革命，真心要使中國革命成功，首先，必須我們大家有一個最大限度的共信，根據這個共信來從事實際奮鬥。可惜，我們過去是沒有這樣的共信。

現在大家試回想一下吧：無數千萬口裏自稱的三民主義底忠實信徒，到底有多

少是真的呢？在這些信徒之中，究竟有多少是一民主義，二民主義或半民主義底信徒呢？就是號稱整個三民主義底信徒之中，究竟有多少種類呢？如果我們是誠實的，不願意自欺欺人的，對於這些問題，一定會有一個真實的答復。

我們再回想一下吧：大家都說中國目前需要國民革命，但是對於國民革命的觀念，是不是一致的呢？恐怕你有你底國民革命，我有我底國民革命吧。顯然的，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僅僅是獨立自強的民族運動，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又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是社會革命未到以前的一種革命，還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要先行民族革命，次行民權革命，後行民生革命的。在一個革命戰線中，從事一個號稱國民革命的運動，大家底觀念如此地紛歧不一致，那裏來的共信？

所以從全體上來觀察，過去的革命戰線中，可以說沒有共信，或者只有稀微的共信，很不充分的共信。其實，不但沒有共信，甚至於有很多人（決不在少數）嘔盲信或無信的。沒有共信，固然是過去革命失敗底重要原因，盲信和無信者之多也

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國這幾年來革命運動底高潮，並非完全由於民衆底組織的，革命力量底真實表現，所以產生了許多隨波逐流的盲信的和無信的革命者，此事有機會當詳論之。）

爲什麼沒有共信呢？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社會階級的矛盾和黨派組織的矛盾這兩種矛盾底反映，別方面却是由於大家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太不充分。由於社會階級的矛盾而生的異信，那是無法消滅的，除非是消滅了階級。比方說工人總是希望多增加些工錢，廠主總是希望多賺些錢，無論我們怎樣熱心勸導他們合作，親愛，當他們利害衝突時，總是各信各的，彼此不肯相下。在這種矛盾的事實底面前要求共信，自然是可笑的事，我決不敢存這樣的癡望。但是由於黨派組織的矛盾和認識不充分而生的異信，我以爲是可以消滅的，而且應該消滅的。關於由黨派組織的矛盾而生的異信，我此刻不去論它，這里我只來討論一下由於認識不充分而生的異信。

我以爲革命革到如此田地，一切革命的分，都有相當的責任，現在應該誠實

地勇敢地做一番『自己批評』的工夫。據我個人底細心觀察，在過去的革命運動中，實在還沒有整個的完備的正確的实际的中國革命理論。革命的三民主義，自然是中國革命底理論，但是它關於許多實際的，具體的問題，還沒有科學的解決和展開，而且解釋上也太紛歧，還沒有應用一切新的社會科學和新的革命理論完成有系統的科學的解釋。因此，過去大家對於中國的革命，便各有各底認識，紛歧錯亂，無奇不有。大家底認識不同，信仰自然不同，共信當然不能成立，互信也無從發生。我們以前沒有共信，是因為我們底自信不同。我們以前沒有合理的共信，是因為我們沒有合理的自信。要解決共信問題，先要解決自信問題，有了真實的自信，才有真實的共信。

實在，這幾年來，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我還沒有看見過堅強的真實的自信的人，除了已逝世的總理。在廣大的革命羣衆中，只看見過一時的熱烈的狂信，沒有看見過持久的堅實的確信。在那些號稱革命領袖中，情形也差不多，或者有些是更壞

。過去的所謂革命領袖中，有些是隨風轉移的，根本上說不到信與不信，有些在羣衆中雖然喊得非常響亮，但是自己底心中是懷疑的，至少是沒有把握；有些自信也許很強，但是做出來却不是那一回事；只有很少的幾個人，還能保持着前後不甚相差的態度。我並不是在這半徒徒責罵過去，我只要大家明白沒有真實的合理的自信，在過去是一個普遍的事實。我們對於事實是應該承認的，決不應該隱蔽。

現在情形更壞了，整個的革命戰線發生了大破裂，成千成萬的革命者在動搖，懷疑，煩悶之中。共信是不用說，自信也沒有了。三個人五個人結成了一派或結成了一系。無數的封建集團，紛紛產生或形成，今天成立，明天或者無形消滅了。人與人底交際，充滿了懷疑的心。你疑心我，我疑心你，甚至於自己懷疑自己。見面都是同志，背了面也許馬上變成敵人。縱橫捭闔之術，大家都學會了。不會講手段，使策略的，便書呆子，阿木林。聰敏的確是聰敏了，進步的確是進步了，但是大家都沒有自信，都沒有出路。自己底前途是渺渺茫茫，革命底前途更是渺渺茫茫。

。求出路，求出路，成了大家一致的呼聲，不論是革命的或反動的，左的或右的。這是目前的真實狀況，我們應該細心研究一下。

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各人都沒有自信，大家更沒有共信。現在大家只有一個傾向，就是一致地求出路，革命青年如此，革命民衆也如此，甚至於反革命派也如此。反革命派底出路，不干我們的事；現在我們只應該注意革命派底出路。革命派要有出路，必定要有共信，要依一定的共信來奮鬥。大家要有共信，必定要各人先有自信——真實的自信。沒有自信，決說不上共信。

如何能夠恢復我們底自信，充實我們底自信？只有真實的認識。我們對於中國革命底一切問題都應該有一個真實的認識，至少對於幾個根本問題應該有真實的認識，例如中國社會經濟底實況，社會階級底關係，政治混亂底主因，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底關係，三民主義在科學上及實際上的意義，革命黨組織底客觀的及主觀的條件，中國革命底階段區分及主要策略，民衆組織底實際訓

續：經濟政策及政治訓練底基本條件等。至少要我們對與這幾個根本問題有客觀的研究，才能對於中國革命有真實的認識。只要我們有真實的認識，對於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的觀念，決不會像以前那樣的紛歧錯亂。如果我們有了真實的認識，便會有真實的自信，也會有真實的共信。這就是總理所說，要有真知，才有真信。自己真正相信了，才好勸別人來共信，才能與別人來共信，有了這樣的共信，才能發生互信，才能同心同德爲這共信來奮鬥。如果自己還不知不信，或假知假信，要和別人共信，是斷斷沒有的事。我們真要做到共信，必須自己先來求知，先來求信。自信是共信底先決條件。真實的合理的共信，是真實的合理的自信底必然結果。要有真實的自信和真實的共信，都須先有真實的認識。

怎樣才能有真實的認識？我以爲應該採取如下的態度

一、應該站在代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尤其是工農）底利益上，以歷史的社會的方法來研究革命的三民主義，並發展革命的三民主義，再以此來分析中國

社會底現狀，得到具體的結論（關於這個問題，我打算做一篇長文來說明）；

二、承認中國革命應該同時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完全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

三、承認要使中國革命能夠發展，必須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掃除一切封建勢力及關係，並發展占人口之最大多數的農工羣衆底組織力量。

如果我們對於上面三個條件沒有一點懷疑，依據這樣的態度去從事研究，我敢大胆地斷言，我們一定能夠得到真實的認識，而且可以得到一致的認識。我們有了真實的一致的認識，便能夠自信，也能夠共信。有了這樣的自信和共信，我們才有勇氣去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中國底社會雖然是十分複雜和矛盾，各階級底民衆雖然利害有些不同，但是在大大體上說，受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底壓迫，是中國社會底主要現象，全國大多數民衆（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害，大致是相同的。革命是被壓迫者底事。中國

革命是中國大多數被壓迫者底事。（有人說中國革命是『全民』革命。其實『全民』革命是從來沒有的事。如果革命是『全民』的，那就無所謂『反革命派』，所謂打倒軍閥，打倒買辦階級，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等等，都是無的放矢的胡鬧了。）中國大多數被壓迫民衆要走的路是一樣的，即非資本主義的三民主義的路，所以我相信，我們只要依據上述的態度來研究，一定會得到真實的而且一致的（自然是相對的）認識。有了真實的認識，才能有真實的自信；有了一致的認識和真實的自信，才能有真實的一致的共信。只有這樣的自信和共信，才是靠得住的，才不會動搖不定，才不致因一二人底動搖累得大家動搖。

『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要恢復總理四十年如一日的 屈不撓的革命精神，我們要承繼總理勇往直前愈挫愈奮的自信力，不遲疑，不退縮，重新再來過，再從民國十三年幹起。重新認識中國革命，重新團結革命勢力，以求革命的三民主義底完全實現，全國被壓迫民衆底完全解放。一切革命分子，應該一致地

在這樣的自信和共信之下來奮鬥。爲獲得這樣的自信和共信，應該澈底地做一番認識的工夫。

一九二八，五七紀念日。

再論「自信和共信」

——答覆吳稚暉先生——

最近吳稚暉先生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洋洋數萬字的大文，題目叫做『書汪先生最近言論後』，本來和我沒有什麼關係，用不着我來插嘴；不過其中有幾句話，胡亂牽到我在『革命評論』第二期上所發表的『自信和共信』一文，十分誤解了我底原意，我覺得有答復幾句，重復說明的必要。

吳先生底議論向來是很玄妙的，淺學的我，自然不能全部理解。我細細尋繹吳先生底大文，大概他很不以我所說的『有了真實的自信，才有真實的共信』的話爲然

，他主張「我們應當隨時抑制了我們的小自信力，立起一個差不多像盲目的共信來」。
。如果吳先生這個主張是可能的，我也可以相當的贊成，然而考之事實，竟完全是一種空想，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

我們要問：如果我們大家沒有真實的自信，如何能夠盲目的共信起來？譬如說，你吳稚暉先生是『自信』農工政策對於你有利益的，你『自信』農工勢力底增加可以因解放農工而解放了你自已，我施存統却『自信』農工政策對於我沒有利益，而且還『自信』倘若農工得到了解放，我底利祿地位便馬上要失掉。那麼你我兩人之間，決不能『盲目的共信』起來；如果硬要有『盲目的共信』，要我我二人『共信』農工政策，我在你或許多人底面前，也許被迫宣誓和你『共信』了，但是一背轉了面，依舊我信我的，我以前壓迫農工，以後還是要壓迫農工。這種事實，在過去是舉不勝舉，在現在還是數不勝數。現在許多號稱總理底忠實信徒，爲什麼還要互相衝突，互鬧意見，甚至於以兵戎相見，就是說明只有『共信』的虛名，或所謂『盲目的共信』實

實際上是不值一文錢的。這些事實，吳先生決不能裝做瞎子不看見。就是拿你吳先生來說吧，倘使你吳先生沒有『真實的自信』，如何敢做文章在報上發表，今天主張這樣明天主張那樣，要人家來『盲信』你呢？如果你自己並沒有『真實的自信』，不過趁着一時高興在報上放幾個屁消遣消遣（如你自己歷次所宣言），在你個人未嘗是不可以，但要別人來『盲信』放屁，却未免太冤枉了。我們應該知道，過去我們因為沒有『真實的自信』，以致沒有『真實的共信』，所以一遇到革命的危機，便連自信和共信一齊打碎了。過去有些領袖先生，自己本沒有什麼『真實的自信』，却偏要人家跟着他『盲信』，一旦他底自信轉變或消滅，便害得許多羣衆一齊丟掉自信和共信，要想找出路也找不着出路了。吳先生是過來人，我想一定熟知此中情形吧。

其次，提倡盲目的共信，不但是不可能，而且很不應該。這種主張，和總理底知難行易說，根本相反，簡直是一種愚民政策。總理提倡知難行易學說，一方面固然要人行，同時也是要人知。有了真知，才有真信，有了真信，才有真勇；有了真

勇才有真行，才能至死爲主義奮鬥，至死爲民衆犧牲。無知盲信的人，今天可以跟了你來革命，明天也可以跟了他去反革命。今天可以盲信國民黨，明天也可以盲信共產黨，後天也可以盲信無政府黨，再後天也可以盲信國家主義派。吳先生或者要說『我所要求的是盲信國民黨和三民主義，不是盲信別的黨和別的主義』。但是現在國民黨和三民主義，事實上有許多派，吳先生究竟要求我們盲信那一派國民黨或那一派三民主義呢？吳先生或者又要說『我所要求的是盲信總理底國民黨和總理底三民主義，不高不低，不增不減』。對呵，這自然是再好沒有了；但是大家都自稱是總理底真正信徒甚至於自稱是總理底唯一信徒呢，這究竟要怎樣鑒別，金字招牌究竟在那里？吳先生如果再進一步說：『我就是總理，我就是三民主義，我就是國民黨，你們應該盲信我』。這倒是一個乾脆的辦法，我們或者可以試行『盲信』一下。不過我們要請問吳先生的：你老人家有沒有這個勇氣呢？你自己如果沒有這個勇氣，你更不應該要求我們來盲信你，害了我們丈頭無路，不知所從。

所以我把吳先生底偉論，想了又想，到底想不出可以『盲信』的道理來。我既不能『盲信』吳先生底主張，便不能不自信我在『自信和共信』一文中所說的話，還沒有錯。我現在仍舊相信我所說的『有了真實的自信，才有真實的共信』這句話是對的（當然，共信同時又可以促進自信）。自己尙且沒有真實信仰的人，決不配要求別人來信仰他，也不能和別人來共信。一堆沒有真實自信的人湊在一處，決不會發生共信，實際只能敷衍了事。自己沒有真實的信仰，對於革命，對於民衆，對於國家，對於黨，決不能發生責任心，只有『馬馬虎虎』，隨波逐流。這種人不但不配做革命領袖，指導羣衆，就是做一個普通的革命黨員，也還不夠資格。只有大家都有了『真實的自信』，都根據自己『真實的自信』發表主張，才能得到『真實的共信』，才能一致爲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鬥。

自然，我所說的『真實的自信』，乃是指『客觀的自信』，決不是什麼『主觀的自信』。如果是主觀的自信，自然可以有千種萬樣，如吳先生『自信』無政府主義，曾

琦先生『自信』國家主義，朱謙之先生『自信』虛無主義，溥儀先生自信『君主主義』，瞿秋白先生『自信』布爾塞維主義，以及其他種種自信。然而『客觀的自信』決不會這麼多，通常主要的只能有一種。所謂客觀的自信，應該建築在客觀的事實之上，必須客觀的事實需要它，在事實上站得住腳，這樣的自信，才是『真實的自信』，才能變成『真實的共信』，能夠生出實際的力量。如若不然，像吳先生那樣，不以事實爲根據，從主觀上今天希望這個做莫索里尼，明天希望那個做凱末爾，後天又聲明前兩天所說的話是放屁，不但不會得到『真實的共信』，連『盲目的共信』也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是唯心主義者，我們決不做主觀上隨心所欲的夢想。

我們相信革命的三民主義是中國一切被壓迫階級底共同需要，革命的國民黨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唯一的黨。我研究中國社會底客觀事實，使我得到這樣的結論，使我發生這樣的自信。只要中國底客觀事實沒有改變，至少我可以相信，大多數革命分子一定會得到同樣的結論，獲得同樣的自信。正因爲我們對於革命的三民主義和

革命的國民黨有這樣『真實的自信』，才能相信大多數革命同志，革命民衆，能夠與我們一致來『真實的共信』。總理因爲『真實的自信』三民主義能夠救中國，能夠獲得大家『真實的共信』，所以能夠奮鬥四十年而不稍餒其志。假使總理沒有這樣『真實的自信』，恐怕經不了幾次失敗，早已心灰意冷了。我們信仰三民主義，是因爲中國客觀的環境需要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能夠解決中國社會種種矛盾和痛苦。我們相信三民主義有堅強的事實做根據，一定能夠獲得廣大民衆底擁護。我們有這樣的自信，所以相信一定能夠獲得這樣的共信。只要在革命的三民主義之下，各人底自信和大家底共信一定能夠統一起來。問題是在認識方法。認識方法一致了，我們底自信和共信，大體總能一致的。

關於認識問題，我在『**自信和共信**』一文中，會有如下一段話，現在把它引在下面：

『怎樣才能有真實的認識？我以爲應該採取如下的態度：——』

一、應該站在代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尤其是工農）底利益上，以歷史的社會的方法來研究革命的三民主義，並發展革命的三民主義，再以此來分析中國社會底現狀，得到具體的結論；

二、承認中國革命應該同時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完全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

三、承認要使中國革命能夠發展，必須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掃除一切封建勢力及關係，並發展占人口之最大多數的農工羣衆底組織力量。

如果我們對於上面三個條件沒有一點懷疑，依據這樣的態度去從事研究，我敢大胆地斷言，我們一定能夠得到真實的認識，而且可以得到一致的認識。我們有了真實的一致認識，便能夠自信，也能夠共信」。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從理論上從事實上考察起來，我們要獲得「真實的共信」，必須先有「真實的自信」。要獲得真實的自信和共信，必須先做一番澈底認識的工

夫。像先吳生底「盲目共信論」，在理論上是說不通，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吳先生自己，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一九二八，六，十八

反日運動與民衆組織

(一)

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派遣了兩三萬大兵及許多兵艦到我們底山東及其他地方了！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在山東屠殺了幾千我們底民衆士兵解除了將近一萬的我們底軍隊底武裝了！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公然佔據了我們底濟南及膠濟路附近一帶地方施行其統治權了！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準備施用一切手段來征服我們國家壓迫我們民衆奪取一切利權了！這是何等嚴重的恥辱的事件，只要我們是中國人，誰也應該起來積極地反抗，除非他是天生的奴隸！

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次對我們的進攻，不但是有計劃的，而且是必然的。沒有中國，日本帝國主義就要死。日本帝國主義底生命，是建築在侵略中國剝削中國壓迫中國這一個基礎上面的。自從甲午中日戰爭起，中經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目的在爭奪滿洲及朝鮮），『五七』二十一條，歐戰參戰借款軍事協定，『五卅』事件，郭松齡事件，去年山東出兵事件，一直到這次山東事件為止，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同時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底經濟的及政治的發達史。日本帝國主義缺乏近代生產底基礎原料鐵和煤，所以要奪取滿蒙許多煤鐵礦產及獨佔漢冶萍公司底生產品。日本帝國主義缺乏各種原料，所以要在中國各地搜括原料，尤其是棉花，（因為紡織業是日本底基本工業）。日本帝國主義底生產品缺乏銷售的市場，所以要以中國為其最大的市場。日本帝國主義患着人口過剩的痛苦，所以要以中國（尤其是滿蒙）為其移民地。此外如在中國所設立的工廠企業及對中國的輸入貿易，都以日本帝國主義為第一。所以沒有中國，日本帝國主義便要死。日本帝國主義底

侵略中國是必然的，除非日本革命成功，根本改變了社會關係。所以這次山東事件，在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預定的必然的計劃。他底目的，很顯然的，是要威脅我們屈服，投降，要我們承認中日間過去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承認日本在中國一切既得的權利，接受日本所提的一切要求條件。如果我們對於這些都承認了，屈服了，投降了，那麼我們就是袁世凱第二，段祺瑞第二，張作霖第二，一樣地是日本帝國主義最好的工具，從此一樣地可以重修睦誼，和好如初，再建『中日親善』底基礎。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這次對我們進攻的真正目的，也就是這次山東事件底真正意義。

我們醒醒吧，不要再做夢了！我們要知道，中國革命和日本帝國主義，根本不能兩立：不是中國革命失敗，便是日本帝國主義滅亡。要希望日本帝國主義來援助中國革命，無異希望老虎來替我們養小孩子。中國革命必然是反帝國主義的，從始至終都應該是反帝國主義的；只有根本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打倒了帝國主義，中國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中國民衆才能得到解放。總理底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

帝國主義，以求中國自由平等的遺訓，我們絕對不應放棄。誰放棄了這個遺訓，誰就是反革命。總理及一切革命民衆爲什麼反對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張作霖，是因爲他們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喪權賣國的勾當。『五四』北京學生及一切民衆爲什麼反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因爲他們投降帝國主義做帝國主義底劊子手。歷史的教訓，歷歷在我們底目前。如果有人癡心妄想，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或其他帝國主義）妥協，勾結，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我們可以斷言，革命民衆底制裁，馬上便會到來。如果我們國民黨或國民黨底任何人準備這樣做，革命民衆底憤怒便會馬上集中到國民黨裏來。世界上決沒有段祺瑞，張作霖不可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只有我們國民黨可以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的道理。民衆決沒有因爲他們國民黨或國民政府底名稱好聽便寬恕我們的。民衆所注重的是事實，不是什麼名義。民衆是唯物主義者，不是唯心主義者。現在時勢已經這樣的急迫，革命民衆必然地會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這種殘酷無理的壓迫。我們底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堅決地反抗日

本帝國主義，甯爲玉碎，毋爲瓦全。我們不能再做日本帝國主義底奴隸，我們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到底。從今以後，誰也不許再講和日本帝國主義妥協的話；誰講這話，誰就是反革命，革命民衆可用革命的手段去對待他。從今以後，誰也不許再講『中日親善』的鬼話，除非是日本革命成功之後。我們和帝國主義只有鬥爭，沒有親善。我們爲了中國革命底成功，爲了中國民族底解放，必須誓死反對帝國主義，在目前尤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總理反帝國主義以求中國自由平等的遺訓，我們至死都不應忘記。我們甯肯因反抗帝國主義而轟轟烈烈地死，我們不應投降帝國主義，苟且偷生。

(二)

誰能反抗帝國主義？誰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誰能雪除這次山東事件底奇恥大辱？誰能爲山東幾千死難的同胞復仇？只有千千萬萬革命民衆底組織力量。只有民衆底組織力，才是永久可靠的真實力量。我們底兵力、不足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也是不足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只有我們底組織力，擴大的充實的組織日本帝國主義，而且一定能夠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全國四萬萬被壓，如果能夠組織起來，不但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且是無敵於天下的。民主主義都不難打倒。所以我們當前的根本問題，便是恢復民衆組織，擴大民衆底組織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求得反日運動底勝利。我們現在應該一致起來要求政治當局趕快恢復民衆組織，恢復民衆運動。我們應該施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以達到恢復民衆運動的目的。

我們相信，只有民衆自己底組織力，才是最靠得住的革命力量。中國民衆底解放，應當由中國民衆自己來完成。我們不能希望什麼國際聯盟，因為他就是帝國主義底大結合，專以壓迫弱小民族爲目的，我們在巴黎和會早已得到教訓了。我們也不能希望帝國主義的第三國出來調停，因爲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出來調停都爲的是他自己底利益，決不能解放我們，我們在俄德法三國干涉遼東半島事件中及最近的

華盛頓會議中，也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教訓了。我們更不能希望日本民政黨來替我們說話，因無他也是帝國主義的政黨，代表日本資產階級底利益，本質上和政友會沒有什麼兩樣，而且最近已經公然贊助政友會政策（通過出兵山東特別豫算，便是最大的證據）鼓吹舉國一致對外了。我們能夠希望的是全世界被壓迫的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但是最近他們也不能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去年英國出兵長江一帶日本出兵山東境內，英日兩國底工農羣衆，雖都舉行過猛烈的普遍的反抗運動，但一時都不能有很多實際的效果，只能給與我們以精神的幫助。所以我們要知道，最靠得住的還是我們自己，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自己。只有民衆自己底組織的力量，才是最有效的鬪爭武器，才是百戰百勝的長勝將軍，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試拿過去的事實來說吧。中國近幾年來的對外問題，比較有點勝利的事件，沒有一件不是靠民衆底力量來獲得的。如『五四』運動，如『五卅』運動，如粵港罷工，如去年收回漢滄英租界，沒有一件不是民衆力量底表現，而且是民衆底組織力底表

現。我們試回想一下吧：去年漢口收回英租界運動，爲什麼能夠成功，爲什麼能夠逼得那傲慢強硬的英帝國主義也實行讓步，至少要承認主要的原因是在於民衆底組織的力量。長江幾十萬有組織的革命民衆和全國幾百萬有組織的革命民衆，一致起來反抗英帝國主義，才逼得英帝國主義一時不能不稍稍讓步。這是最近的教訓，想來大家總還沒有忘記。中國民衆是有四萬萬；然而沒有組織的民衆，一盤散沙的民衆，五分鐘熱度的民衆，帝國主義是決沒有一點懼怕的。沒有組織的民衆，再多些也沒有力量，而且越老越無辦法，只配受人宰割，做奴隸，做豬仔。只有把廣大的民衆組織起來，才能發揮無限的創造的力量，才能戰勝帝國主義，才能獲得山東事件底勝利。中國民衆底反帝國主義是一個長期的鬭爭，中國革命和日本帝國主義決不能兩立，所以我們應該有經常的堅固的組織，準備持久的鬥爭。只有革命民衆底組織的力量，才是反日運動勝利底保障，也就是總理遺囑我們「喚起民衆」及提倡民權主義底真正意義。

一切鬥爭都是力與力底較量。只有力能戰勝力，什麼公理，正義，道德，在力底面前都是無用的。日本帝國主義加於我們的壓迫，是一種強大的力，我們也只有用力對付他。我們不能妄想拿什麼空空洞洞的正義公理去說服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曉得公理，正義，也就不成其為帝國主義了。現在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我們應該團結一切弱者去反抗強者，弱者反抗強者，是弱者底權利，也是弱者底真理。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這次的進攻，毫無疑義地應該起來積極反抗，應該團結一切民衆底革命力量起來反抗。只有我們底積極反抗，才能促起日本帝國主義內部變化，才能促起日本工農羣衆底革命，才能加速日本帝國主義底滅亡。所以，我們為中國革命，為中國民衆底解放，為脫離日本帝國主義底壓迫，甚至於為援助日本被壓迫民衆底解放，都應當積極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第一必須民衆有力量。要民衆有力量，必須嚴密地組織起來。組織的力，才是最靠得住的力。

(三)

然而我們底政治當局，並沒有懂得這個道理。日本帝國主義如此野蠻地殘酷地屠殺我們底民衆，佔據我們底國土，照理應該『喚起民衆』來做積極的爭鬥；可是我們底政治當局，却再三再四地叫我們『鎮靜』，叫我們『靜候中央解決』，叫我們不要『亂動』。其實，現在的民衆，不但是『鎮靜』到了萬分，而且已經由『鎮靜』到了『睡眠』甚至於『死滅』了！『五四』運動，『五卅』運動，香港罷工，去年收回漢滯英租界運動，都沒有像今年這樣『鎮靜』過！這次山東事件，其嚴重比較『五卅』事件不知道增加了幾千百倍！在『五卅』運動中，尙且有幾十百萬有組織的民衆起來向英日帝國主義作積極的鬭爭；上海當時還在奉系軍閥壓迫之下，尙且能夠舉行幾十萬羣衆的示威大會；現在，民衆底反日運動，其規模，其猛烈，應該比五卅運動增加幾千百倍才是道理！然而事實竟是不然！我們底政治當局，至今還不准『恢復民衆運動』！

口口聲聲命令民衆『鎮靜』！

爲什麼不准『恢復民衆運動』？唯一的理由，就是怕共產黨乘機搗亂！不錯，

共產黨也許要乘機搗亂。但是，我們今天怕共產黨搗亂，明天怕共產黨搗亂，究竟怕到幾時爲止？一輩子怕共產黨搗亂，就一輩子停止民衆運動嗎？長此『鎮靜』下去，共產黨就不會搗亂了嗎？滿清時代不是很『鎮靜』的嗎；爲什麼我們底總理和許多同盟會同志要出來搗亂呢？總理遺囑中所說的『喚起民衆』，難道從此便壽終正寢了嗎？我們要根本明白：革命者決沒有怕民衆的道理，只有反革命者才是懼怕民衆的。只要我們自己脚跟站得穩，只要我們自己站在民衆一方面，切實代表多數民衆底利益，民衆一定會跟着我們走的，不用怕什麼共產黨不共產黨。不然，我們站在民衆反對的方面，一味壓迫民衆，就是沒有共產黨或別的什麼黨，革命民衆也會起來推翻我們的。實在我們如果懼怕民衆，我們就有被革命的資格了。革命者不但不懼怕民衆，而且要力謀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因爲革命是爲民衆的，現代的革命就是民衆自身的革命。總理四十年的革命歷史，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們如果自認是總理底忠實信徒，便應該遵守總理『喚起民衆』的遺訓，決不應該長此停止民衆運

動。

現在是恢復民衆運動的時候。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衆，都應該一致起來要求恢復民衆組織，恢復民衆運動。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現在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一切工會，農民協會，商民協會，學生會，婦女協會，都應該在這一個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實際的鬥爭中恢復起來，組織起來，擴大起來，堅固起來。訓練民衆，組織民衆都應該在實際的鬥爭中去做。現在的反日運動，是一個廣大的實際的鬥爭，實爲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絕好的機會。一個革命黨如果放棄了這樣很好的機會，不去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不但是對革命的怠工，而且是對革命的罪惡。革命的國民黨，應該從此復活起來。一切革命的同志，在這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中，應該一致爲恢復民衆組織而努力。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恢復民衆運動』，應該是這次反日運動中兩大的主要口

號。

讀了上海學聯會復課宣言之後

許久沒有看見革命青年底正確主張了。離開實際工作半年多的我，許久沒有和青年同志相接觸，正不知道現在的青年對於革命究竟抱着什麼態度，是心灰意冷，還是『臥薪嘗膽』。前兩天在報上看見上海學生聯合會底復課宣言，一方面使我生出深刻的同情，同時使我發生許多的感想。這篇宣言，在這反動勢力高漲革命空氣消沉的今日，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看了這篇宣言，深深地感覺到青年學生依舊是革命的，中國革命運動決不能半途中止，不管反動派如何壓迫。

宣言中有一段說：『中華民族衰弱，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這種衰弱內在的原因，不外缺乏科學的訓練，強健的體魄，和有系統的紀律。外來的原因，不外

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封建軍閥的割地爭城，壓迫民衆。要恢復中國民衆的自由平等，更進而達到世界被壓迫民衆的解放，非根本消滅這兩方面的原因不可。所以在這次的代表大會通過繼續上課以後，就決定下述的幾項工作：（一）要消滅內在的原因，我們決計努力於科學的深造，文化的創造，以建築我們民族偉大和悠久的生命基礎，加深軍事的訓練。在積極的方面，促成全國青年康健的體魄和有紀律的精神，在消極的方面，訓練能解放中國及世界被壓迫民衆的準備戰士。（二）要消滅外來的原因，在目前就要作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兩大運動。……我們絕不拋棄了我們對中國民族所負的悠久偉大的責任，同時也絕不忍心在民族將要滅亡的時候爲個人利祿而作讀死書的運動。反革命派的破壞固然不能變更我們的主張，外來的壓迫也不能使我們作絲毫的屈服。我們已經站定了我們的立足點。我們從這一段話中，至少可以看出三個意義：第一，上海革命青年已經深刻地認識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中國民衆解放底兩大敵人，他們並沒有以爲現在革命已經成了功，他們亦沒

有爲聯英聯日聯美等謬誤的主張所動搖，更沒有爲取消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的反動勢力所嚇倒。第二，上海革命青年已經痛切地認識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不但『要恢復中國民衆的自由平等』，並且要『達到世界被壓迫民衆的解放』。第三，上海革命青年已經沉痛地感覺『在這民族將要滅亡的時候』不應『爲個人利祿而讀死書』，他們知道自己應該『努力於科學的深造，文化的創造』，並『加深軍事的訓練』。我們對於上海青年這樣深刻的覺悟，除了表示滿腔的同情外，還有什麼話說。我們只有誠懇地希望上海青年學生一步一步地實踐這個宣言。不過我個人於充分同情之餘，願意趁這個機會對我親愛的學生諸君，貢獻兩個意思。

第一，希望諸君爲解放勞苦的農工而求學。我們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沒有一樣不是勞苦的農工所生產的，我們應該想到自己生活資料底來源。革命爲解放最受痛苦的民衆，農工才是最受痛苦的民衆，一年辛苦到頭，還不能得到足衣足食

。何況農工占人口之絕對的多數，爲社會底真正基礎，只有他們參加革命，獲得革命的利益，中國革命纔能成功，否則中國革命一輩子也不會成功。所謂民衆利益、十分之八九就是農工底利益。所謂『喚起民衆』，十分之八九就是喚起農工。我們底導師孫中山先生，規定農工政策，就是這個意思。中山先生是要我們團結農工底勢力，擁護農工底利益，以解放全民族。雖了農工，所謂『民族』，『國民』，『全民』，『民衆』，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話。少數特權階級，往往拿『民族』『國民』等籠統的名詞來抹殺農工底利益，我們應該要注意。我們從事實上證明，把大多數的農工除外，所謂『民族』，『國民』都是無意義的名詞。我們要解放全民族，全國民是不錯的，但是最不要忘记的是占全民族全國民之最大部份的農工羣衆。現存社會有階級是一個事實，中山先生底三民主義就是要打破不平的階級，實現『國際平等』，『政治平等』及『經濟平等』。我們求學應該爲全體人民底平等。所以我們求學的態度應該站在大多數被壓迫的農工方面，如此才能保證我們自己底革命立場，才能解放全中國民衆。

以至全世界民衆，實現『世界大同』，永享『和平幸福』。不然，我們學成之後，只能當少數特權階級底走狗，取得『個人利祿』而已。所以我對於諸君第一個誠懇的希望，就是希望諸君抱定解放勞苦農工而求學的態度，堅定地站在農工一方面，把自己所學和農工利益結合起來，才是我們智識分子在這革命期中應取的態度。

第二，希望諸君學有所長，技有所精。諸君要參加革命，固然要懂得中國經濟政治情形，研究革命的三民主義，略知革命的社會科學，以確立自己底革命的人生觀，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求得一門之長，一技之精，以爲革命之用。過去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只顧目前，不問將來，無論學醫的，學農的，學工的，學商的，學理科的，學法科的，一齊把自己所學的拋棄不管，大家都忙着做傳單草宣言的工作（這些工作雖然也是重要的，但只是革命工作底一部份），養成了無數只能空談一無所長的人才，眼看着革命失敗而不能挽救。現在失業的政治工作人員，農工運動人員，黨務人員以至於軍事工作人員，都是現實的榜樣。我們要知道，現在許多機關綜

被昏庸老朽的分子所把持，新舊官僚新舊政客充滿於一切政治機關，腐化得如此不堪，在反面也就是證明我們革命者底沒有能力。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最困難的工作，要中國革命成功，需要我們長期的努力；我們要完成中國的革命，必須我們自己有真實的能力。我們是智識分子，必須養成充分的智識技能。我們學醫，應該學到一個好醫生；我們學農，應該學到一個有用的農業家；我們學工，應該學成一個優良的技師，工程師；其他學商，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學，美術，也是一樣。我們必須拋棄一切投機取巧速成急就的妄想，要一步一步地腳踏實地做去，才能學成一樣專門的東西，才能在革命中盡我們底作用。智識分子沒有專長，就是智識分子底死路，更說不上革命。投機取巧，遲早必歸失敗。我們不僅要徹底了解理論，並且要能夠切實定出辦法。如此方能盡我們底歷史的任務。過去給與我們的教訓，已經是非常的深刻，我們再不可有意地造成大批一無所能的高等流氓。過去在革命運動中的智識分子，多半只是些幼稚的煽動人才，十個有九個毫無辦法，我自己

就是其中底一個。過去革命底失敗，我們這些革命的智識分子太無能力，實在是一個重大的原因。我們知道，革命的智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實有重要的作用，無論共產黨現在怎樣反對智識分子，而革命智識分子底重要性，依舊存在。青年學生是智識分子中最革命的一部分，更應懂得自己底地位。我誠懇地希望現在在校的青年，不要隨便荒廢學業，要十二分刻苦努力求進步，把自己造成有用的人才，以適應現在的革命環境。我們固然絕對應該參加救國運動，如諸君這次停課喚醒民衆的工作，但現在最要緊的還是努力自己底學業，使自己學有所長，技有所精。

除了上面兩個大的希望以外，我還希望諸君實踐諸君底宣言，努力養成健全的身體和團體生活的習慣，這是做事處世底基本條件，也是從事革命底基本條件。沒有健全的身體和團體生活的習慣，絕對不能從事革命工作。我們過去已經得了不少的教訓了！

親愛的青年同志！我至誠地懇求諸君接受我底希望，我這些話是從多年的苦經

驗中發出來的！

一九二八、六、一、

論「青年運動」

「民衆運動爲什麼？替我們奪取政權。現在我們已經取得政權了，還要民衆運動幹什麼？如果現在還要民衆運動，那就只有搗亂，拆我們底台！所以就我們底利害來說，現在只有停止民衆運動，取消民衆運動！此時還要民衆運動，還敢高談民衆運動，不是共產黨，也是進共產黨！」這是今日有些大人先生或所謂「有力者」(？)底意見或心思。「青年運動」是民衆運動底一種，當然在取消之列，在大人先生看來。蔡元培先生提議取消「青年運動」，不過代表許多大先生底意見，代爲發表出來，決不是蔡先生個人底創見。我們主張繼續青年運動的人，斷不可因此責備蔡

先生底『莽撞』和『模塗』，實在應該佩服蔡先生底『率真』和『明白』。上海學生聯合會遺書責備蔡先生，我以為有點『近於誤會』。現在，姑就我底管見，很公年地來評論一下這場公案。

七月卅一日的『新聞報』，登有一個標題爲『青年運動不宜繼續』的專電，其內容如左：

『中監委蔡元培提，青年運動，現今不宜繼續案：略謂本黨之青年運動，在運動學生，使犧牲其光陰課業，學校秩序，從事激動工作，可謂有義務而無權利。原當時之所以不得不任學生犧牲者，一爲便利宣傳黨義，二破壞工作，在大多數有地位家室經驗者，多不肯冒險一試，學生既無家累，而知識辦才適在其他民衆之上，爲最便利用之工具，三欲在反革命區域內，救援全體民衆，而犧牲一部份青年利益，以政治學上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尙非不值。有此三點，本黨昔之青年運動，實出不得已。今中國本部，已盡在青白旗下，若不於此時

廣植人才，則永不能度過難關。十年二十年後，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學業之不足以廣世變，雖取吾輩之白骨而鞭之，豈足以償誤國誤黨之罪。鄙意本黨對學生宜根據四次全會宣言，採用廣州中山大學廣東及廣西教育廳所提不必再爲他種學生會及學聯會等組織，以避免學術界之大犧牲云。三十日中常會議決，留待五全會討論。」

這個專電，告訴我們，本黨底青年運動是有義務無權利的，學生不過是最便利用於破壞工作的工具，現在破壞工作已完，再不要利用學生了，讓他們自己去讀書吧。從這個專電看來，蔡先生實在是一番『好心』。而且是一番苦心，他是不忍青年學生再白白地去爲他人犧牲，他底用意是在『救濟』可憐的青年。他是一個很有『良心』的人，比那些永遠要利用青年做自己底工具替自己『搖旗吶喊』的人，居心總要好些，因爲蔡先生只想『利用一時』，而且是『不得已』地利用一時。蔡先生知道以前國民黨是不能利用段祺瑞吳佩孚梁啓超等人（甚至於連蔡先生自己）來做

『破壞工作』，所以只得利用青年學生，把青年學生來犧牲。『五四』運動，便因此造成了蔡先生底地位與名望，這是蔡先生知道得清清楚楚的。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中國本部已盡在青白旗下』，蔡先生也已經做了大學院長兼司法部長（其他許多官銜，我寫不了這麼多），當然不必再利用學生，可以『取消青年運動了』。如果過去國民黨底青年運動，確實如蔡先生提案中所說的，無疑地應該取消，我們青年應該感謝蔡先生『大赦』我們的恩德，不應該錯怪蔡先生。『君子愛人以德，』蔡先生慈悲為懷，道德隆高，確實可以算得是一個『君子』，不愧為大學院長，做我們底『師表』。

然而『小孩子終是小孩子，不懂事的終是不懂事。』上海學生聯合會一班『小先生』，看了這個專電，不但不感激蔡先生，而且還提出嚴重的抗議，致書蔡先生表示反對意見還不夠，竟敢『堂而皇之』地發表宣言來反對。我是第三者，評論這場公案，自然應該採取公平的態度，既然把蔡先生底提案，根據報載抄錄於前，現在也只得把上海學聯會底反對意見，同樣地根據報載摘要抄錄於後。先錄上海學聯會致

蔡先生的書中最重要的一段如下：

「頃閱報載先生在中央提議取消青年運動，解散學生組織，不勝詫異。總合先生理由，一則謂「當日任學生犧牲，爲便利宣傳黨義」，再則謂「破壞工作，在大多數有地位家室經驗者，多不肯冒險一試，學生爲便利利用之工具，三則謂「全國已在青白旗下，應使學生安心讀書」。先生之爲此言，不知曾張目一觀中國今日之實際情形否？第一，今日全國民衆，果已盡明瞭黨義，已無向之宣傳之必要乎？以敵會觀之，不知主義口號爲何物者，實大有其人。第二，今日政治已上軌道，帝國主義與軍閥業已澈底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業已剷除淨盡，破壞工作，已無繼續必要乎？如有繼續必要，今日「大數多有地位家室經驗」者，多肯冒險一試乎？以敵會觀之，昔日侮蔑孫先生，敵視國民黨者，今皆紛紛投機，攢入黨內，以言「地位」，則有高官厚祿，以言「家室」，則有嬌妻美妾，以言「經驗」則有壓迫民衆之經驗，是類人不惟不能爲破壞之「冒險一試」，

抑且爲今日尙須繼續破壞之對象。第三，今日全國民衆痛苦業已解除，青年已不感受經濟壓迫，禮教壓迫，有完美之環境，得以安心向學乎？以做會觀之，革命結果，除少數不耕而獲者，得以升官發財外，大多數民衆之未被解放也如故，青年之未被解放也如故。痛苦既未解除，強其歌頌天王明聖，埋頭讀書，甯爲事實之可能？綜之青年運動，直接爲本其國民天責，圖解除全國民衆痛苦，間接爲求自身較良讀書環境，以養成健全建設人材而來，絕非爲任何黨派個人作工具；以取日後狡免死走狗烹之譏。在無此要求時，青年運動非任何人可以強迫使之興，在要求未得滿足時，青年運動非任何人可以強迫使之滅。欲消弭青年運動於無形，捨努力解除全國民衆痛苦，使青年有安定讀書生活以外，別無他法。」

我們看了這封書信，已覺得上海學聯會這班『小先生』，太不體貼蔡院長底『苦心』，竟敢『反唇相譏』，任意衝撞，未免使蔡先生『灰心』，要發出『孺子不可教』的感慨，那裏曉得，『年輕人』輕薄點是『小孩子』，客氣點是『小先生』，不知輕重，還

要進一步發表什麼宣言，『堂皇』得十分可觀，『莽撞』得也十分可驚（其實在『小孩子』看來是平常得很）。可惜這里篇幅有限，不能全篇抄錄，只能摘抄如下的一段：

『自五四運動勃興，全國青年學生不忍民族之覆亡，毅然以肅清國賊抗拒列強之責任自負，奔走呼號，所及全國，各階級革命民衆猛然從睡夢中震醒以興。此乃事實昭彰，非可否認者。自茲以後，國中對學生運動，顯有二類主張：其一守舊之反革命勢力，其所立言，一則曰讀書爲學生唯一天職，不應過問政治，再則曰學生運動，能破壞而不能建設，非國家所需。此類思想形成之事實，如各地軍閥之整頓學風，禁止學生一切校外活動，甚至封閉學生會，或逮捕學生會負責人。其二爲新興之革命勢力，其所立言，一則曰學生思想比較純潔，情緒比較熱烈，一塵不染，勇往無懼，實革命上作重要的一員，再則曰學生在經濟上比較自由，故行動亦比較自由，在智識上比較先進，故工作亦比較透徹，是乃革命廣大羣衆的領導者與先驅。此類思想之結晶，則有國民黨歷次大會之青年運動議決案

，與由其所生之青年運動。然全國青年，固非畏懼任何壓迫者，亦非盲從任何誘惑者。第一，全國青年，深切認識學生固爲一校學生，然學生亦爲一國國民，讀書爲其學生天職，然救國亦爲其國民天職，放棄國民天責，埋頭讀死書，以求個人利祿，此亡國奴之所爲，而非熱血青年所忍爲。第二，全國青年，深切認識欲謀建設，必先破壞，無澈底之破壞，卽無良好之建設，敷衍因循，而欲解決中國當前之痛苦，此懦夫之思想，而非勇敢志士之主張。第三，全國青年，深切認識放棄學業，參加革命，爲青年人最痛心之犧牲，然以社會一般有地位家室經驗」之中年人及老年人，多「不肯冒險一試革命，」代替青年工作，此最痛心之犧牲，乃成爲必要之犧牲。換言之，在中年人老年人未能在青年前表現，至少與青年同等之細潔思想與熱烈情緒，而肩起革命的重擔以先，青年絕不敢避免其必要之犧牲也。第四，全國青年，深切認識青年爲全國民之一部份，本身所受痛苦，如經濟壓迫，禮教壓迫等爲整個中國民衆痛苦之一部份，欲解放本身，必先解放全國

民衆，欲解放全國民衆，又須本身挺身而起爲之先驅。換言之，全國民衆之痛苦一日未得解除，本身即一日不能解放，本身一日不得解放，其領導民衆之革命工作，即一日不能放棄。基於上述四端，故全國青年，排除任何困難，忍受任何犧牲，毅然決然參加革命工作，而不爲之少餒。然青年之爲此，蓋以爲國民革命爲國民之天責，即爲青年之天責，國民革命爲中國唯一之出路，亦爲青年唯一之出路。站在青年的立場而革命，站在革命的立場而革命，絕非爲任何黨派個人謀地盤，謀升官發財以博取後日狡免死走狗烹之譏也。自全國青年接受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實行喚起民衆工作以後，目的日益明顯，組織日益嚴密，步伐日益整齊，效能亦日益宏大。以言打倒帝國主義，則爲五卅對英之鬥爭，以言打倒軍閥，則爲助成國民政府；流無數赤血，丟無數頭顱之結果，革命之進步，乃如旭日昇天。此又事實昭彰，非可壁造者。青年對過去革命鬥爭，雖不敢居功，然亦不敢認爲有罪。青年對現在之革命政府雖不敢希望其一如青年之理想，然至少希

望其給青年以繼續盡國民天責之自由。乃頃閱報載，中央監委蔡元培先生提案，取消青年運動，解散各級學生會組織，而其理由不外謂青年爲『過去便利宣傳黨義破壞工作最便利用工具』今破壞已畢，無復必須。蔡先生此言，不惟誣鱗青年之人格，抑且大背青年參加革命之本心。青年爲解放全國民衆之痛苦，求自身較良讀書環境，以養成健全建設人材而來，絕非爲任何黨派個人作工具。在現在政治及未來政治，無人擔保其必臻盡善盡美，一無瑕疵，留與青年作批評口實以先，青年決不放棄其國民參政天責。今帝國主義者之橫行也如故，國內軍閥之割據也如故，貪官污吏之飛揚也如故，土豪劣紳之跋扈也如故，質言之，全國民衆痛苦之水深火熱也如故，中年人及老年人不肯盡力代青年作解除民衆痛苦之工作如故。在如此情形之下，乃欲粉飾承平，謂爲政治已上軌道，做會雖不敢誣蔡先生自欺欺人，然蔡先生之立言毋乃太違事實。抑又有進者，青年爲民衆運動先驅，今中央尙未議決此後不要民衆，且事實上農工商民衆團體之組織法均已頒布，而

獨欲停青年運動，取消青年組織，民衆運動，無青年作先驅，自必名存實滅，而共產黨乘機煽惑，乃爲事勢之必然。敵會雖不敢謂蔡先生直接破壞民衆運動，而蔡先生是類主張之無意識間接爲共產黨助力，爲淵驅魚，爲叢驅雀，敵會亦不敢爲賢者諱言。總之敵會認爲青年運動，自有其發生之天然背景與必要理由，非任何人可以強迫使之興，亦非任何人可以強迫使之滅。在今日全國政治並未真上軌道，青年並未得良好讀書機會以先，青年運動絕無停止之可能性，必欲強迫停止之，結果惟有減少革命勢力，增加更多糾紛。心所謂危，不敢緘默，用特對蔡先生是類主張，根本反對。』

這篇宣言，把青年學生爲什麼參加革命運動及其參加革命的經過情形，說得扼要而詳盡。站在青年學生的立場來說，站在革命民衆命的立場來說，以至於站在革命的國民黨的立場來說，我們都不能指出他們底錯誤。像這樣的革命的青年運動，自然應該繼續進行。要取消這樣的青年運動，不如索性公開地宣言『取消革命運動』

，把總理底『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兩句遺言，改做『革命已經成功，同志不必努力』。本來，民衆運動既可以『停止』，青年運動當然可以『取消』，用不着如此大驚小怪，『小題大做』起來。在理由上，『小先生』儘管說得冠冕堂皇，頭頭是道，但是在實際上，『小先生』現在還只是『弱者』，是一些『三年造反不成』的『秀才』，值不得『有力者』或大人先生底一顧。所以這篇宣言，會不會發生一點效力，實在是一個大大的疑問。我看蔡院長底意見，現在是要占優勢的。

平情而論，上海學聯會底意見，固然是『冠冕堂皇』，很有道理，蔡院長底意見，也是『確有所見』，不無可取。他們雙方意見底不同，是因為他們雙方底立場完全不同，他們各自所認識的『青年運動』完全兩樣。因此，一方主張『取消』，一方主張『繼續』，結論便不相同了。據我們第三者底眼光看來，蔡院長所認識所主張的『青年運動』，的確應該『取消』、不宜繼續』，因為他太對不住青年，太對不住革命；同時，上海學聯會所認識所主張的『青年運動』，的確應該『繼續』，『不宜取消』，因

爲他對青年有益，對革命有益。我以爲中央黨部解決這場公案，有一個頂好的辦法：一方面議決取消『蔡院長式』的青年運動，接受蔡院長底提議；同時議決繼續『上海學聯會』所要求的青年運動，接受上海學聯會底請求。如此，雙方都顧全了面子，而且雙方都行得通，從此蔡院長可以不必担心青年學生再供他人犧牲，上海學聯會一班『小先生』也可以不用怕別人來取消自己底運動。這樣一舉兩得，各得其所，就是頂好的解決方法。

關於青年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我本有許多意見要向『小先生』們貢獻，今天已來不及，只得改天再談吧。

一九二八，八，五。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 初版

版權
所有

實價
道林紙五角
瑞典紙三角

著者 施存統

發行所 復旦書局
上海北四川路

六四九號

分售處 各大書局